靜齋集 四

附錄

廿四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附錄

敎書

王若曰制本末則有體牲之說均內外則有持衡之言萬里之遠而如泥在勻九重之邃而如燭照室遵周漢之遺意責重分釐取唐宋之成規計淺迭補袞畀荊門之鎖鑰暫輟璧府之圖書睠彼七十州之封疆乃是一千年之緜壤長江通海洞庭之大難侔峻嶺撑空棧道之險堪併吳楚之地形足恃鄒魯之天性可徵江山養豪自古萃名世之輩

絃誦成習至今多需時之才惟其爲一國之仰資
物衆而地大是以比八路而最劇務殷而政煩凋
瘵已多若爲敗局之收拾恬嬉轉甚誠難改絃而
更張況當遍野之無秋舉將塡壑之在夕爲民父
母可不盡施濟之方救我烝黎亶在揀承宣之任
惟卿父有是子君頣爲臣佩家訓則稟木鐸於孔
門服官箴而受金科於鄭相一翁二季雋時望於
天曹四世百年赫家聲於翰苑忽慘炎岡之火烈
尚幸覆巢之卵完小人之禍滔天忍言忠貞之冤
恨君子之過如月篤念老成之典刑䋣紹有父之

風姿宛覩於龍質實儀見君之日身不離於螭頭
唯推不違親之忠以盡無隱君之義感萬言吁籲
之疏何待撾鼓而聞憐三上便養之章擬許奉檄
之願始見寢於湖臯蓋出儒臣之言逮持難於嶺
藩繼有家宰之啓雖緣李虛中之高行不宜外居
第非趙閱道之雅名莫可西委且時勢有緩急之
異而才力貴甘適之宜故廟議之僉諧亦予意之
先定玆授卿慶尚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
巡察使大邱府使卿其浚惟委任之重永懷時事
之艱捄火暇問丈人只應焦頭而爛額無麵難爲

巧婦何以刮龜而成氈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獨樂
孰如於衆樂得升斗之水庶活矣民飢實同於己
飢疏中條陳已得其梗槩去後區畫可行以便宜
如欲徐保窮民莫若先去貪吏念一路殆盡於接
倭而萬姓重困於簽丁危厲熏心或恐渤海之俑
犢艱虞溢目宜集澤畔之飛鴻至於詰戎之方誠
合未雨而掇土若其作士之道亦須及時而滋蘭
其餘卿必周知此外予不多誥於戲爵比元侯耀
使星而北拱班猶亞保瞰卿月而南臨玊節前頭
已拂斑斕之服棠舍側畔佇開晝錦之堂益勉移

孝之忠庶凝報政之績當喜怒憂樂之際而未見
客氣固知辨事之無疑處煩擾悤迫之中而自有
主形可想理劇而有裕予則深望卿其往欽哉玆
教示想宜知悉

狀　　　　　　　　　　　　尚牧沈枰

還鄕仗節爭豔衣錦之榮壓境褰帷恭俟攬轡之
行民情跂望王命來旬伏惟觀察閤下耀彩長庚
蜚英巍甲天衢升月官亞列棘之班嶺路觀風望
隆憩棠之任方當時歲之羅慝舉喜政教之垂仁
念枰職叨分憂才謝共理有狗馬病縱愧臥治之

能求牛羊蒭蔗免立視其死

挽詞　李玄逸

馥郁芳蘭操溫醇美玉姿艱虞幾經歷處理絶瑕疵道泰彙征日途窮契闊時歸來遽乘化長慟爲公私

又　柳命天

覆巢當日保殘魂攀柏邱原血有痕豈忍夜光頻墜水仍驚春色遽凋萱情均華棣心肝照職長經筵步武尊悵悵際亾公又逝汝南人物更無存

又　李瑞雨

窀碧滨埋二十春追思咽咽詎敢陳能完孔氏傾巢卵重起莊生涸轍鱗惻火燒蘋桑又海嚴霜摧盡桂終薪泉臺也有趨庭地母子同歸笑不嗔

人間寧復見奇才老子低頭黯自哀記得死生長別處石田寒日照荒苔

又　李鳳徵

蘊藉風流瑞世英廣陵詩禮到今鳴蚌隨寶母空滄海斗避文星耀紫清那識高門偏鬼劇再逢庚歲倍魂驚丹旌四拂江雲曉欲問蒼蒼涕自盈

又　柳命賢

翠老風流子雅姿非吾之友卽吾師淸名世亦稱三士交誼天敎並一時豈意雙鸞相繼逝空餘獨鳥杳難追情朋哭盡歸差後我死何人爲我悲

又　孫萬雄

嶠南士夫之冀北世世多賢廣陵李前朝不記國初盛名儒近說石潭子蟬聯惟公文雅存尚書之子諫議孫少年對策論備豫最奇篇末二三語時人自此嫉妒之遂失其官佇羈旅雖然終始保身名孤臣偏感　先王知　當宁初傳憑几命歲在甲寅更化時　王家失禮始追正公與先公宣

力多銀臺玉堂論思地隔座出入恩數加公時銘
腑不世私庶幾忘身酬萬一吁嗟時命忽大謬當
年敢恨淮陽薄金吾門外別嚴親畢竟事有不忍
說黨錮遞來十年餘善惡何爲空泣血中間竄逐
失賢弟雪冤居仇付一身循環天道無不復果見
朝廷覈枉伸冢宰忠藎帝降鑑 聖諭丁寧頒八
垠 褒贈崇秩備哀榮有 命召汝何慇懃公於
此際辭不得再入脩門拜 至尊至尊咨嗟話宿
昔君臣父子情何極淚雖尚有一天者祿仕非心
進退難嶺節只爲還靈梵亞銓不是要美官於焉

蹤跡復棲遑五載于 朝惟黽勉不敢忘親不忘
君此義當時知者鮮時運又値甲戌竄謫去其
如天只在羈身一朝恐溘然爲奉板輿逾嶺海
恩宥俄蒙許田里老親無恙子姪陪松楸可以畢
餘生長對邱壠與一哀先人心事倘再暴此身九
死終不回精誠庶令薄俗憐積德奈被皇天猜弟
妹俱亾一日內月未從遽公又逝萱闈天年亦何
憾喪在伊時疑染癘同宮四殯行路悽公死不獨
公門戹儒林寂寞鷺班空鄉黨 邦家俱大失遠
邇人咸傷殄瘁公私痛切莫我如不佞早從先大

夫時公兄弟同主余情均骨肉分膠漆莫逆交遊三十年風霜天地各萍逢別多會少頻黯然校理先公惟有公又失知音吾踽踽白首浮生能幾時在世之前無與晤文章空憶漢東都人物難逢宋元祐青氈嗣業豈無人一時沈淪堪痛疚欲作九原不可作欲和哀歌不能和西天白雪此時多紛霏使我增悲咤興衰一理誰得知百年喬木今如斯

又　宋斗基

石翁賢祖宅挺出我公才事業淸朝大文章全嶺

推未久漳濱候於焉會殷摧吾林今寂寞天道幾時同

又　　康習

客散龍門閱幾冬歲寒依舊夢中松公卿下士吾猶及山水知音自幸逢一束生芻嗟未奠數行危涕媿無從名家倚伏何須說南國蕭條世莫宗

祭文　　李玄逸

惟公慈良愷悌寔天所與濟以儒雅早擅時譽趾美聯芳披雲騁跡玉署金閨進塗大闢維時先公陟于天官登能抑枉地崇望尊俄嬰世患覆盆莫

白十載重泉有渙其澤公仍荷 眷祇奉 恩言
感極幽明雪涕而冠事與心違求去不得黽勉遲
徊進退維谷世道反復又一光鮮蒼黃西塞鴨水
之邊日眷嘗聞萬里相望逮 賜環歸鶴髮無恙
公喜且感杜門掃軌誰謂造物隨俗抵巇一家四
喪行路所怛矧余之愚事契潑密昔隨宦牒及先
公時二難在側鸞鵠其姿往來相聞唯諾從容余
既放閒公遘愍凶所不接席垂十一齡虛聲迫人
濫竽彙征狂疎繆戾公誤見憐或出或入貌阻心
傳及公西遷我投北關殘年絕域豈望生還公先

宥還我則南徙噓呼毒癘喘喘垂死手札頻貽勉以寬裕昨歲春暮碩果孤首行過公居一舍而遙公爲命駕晉連嗟勞別來幾時運極濛氾失聲長慟無復生意溫言雅論永絕心耳海內遊好今其有幾人世伶俜老淚如傾漬綿路阻愧負生平緘辭寄哀詎盡衷曲精爽如存庶幾監格

又　李玄祿

嗚呼痛哉余年十一公聘吾門公惟弟畜我呼爲昆湛樂之好如和篪塤亦既提警牖我蒙惛師生其義骨肉之恩有懷于公何日可諼仰如喬嶽瞻

若祥暾獨恨浮世聚散繽繙生別曠歲令我心煩
今焉永訣我將誰援自公傾逝已閱寒暄尚有餘
淚枕不收痕念公平日氣宇涵渾內蘊精美金剛
玉溫居家孝友公行斯敦接人謙恭公德斯尊展
也君子其祿宜繁何辜于天而獨命屯中間禍故
欲語聲呑往在庚申烈火焚崑十年抱痛冤結覆
盆衣緋飯疏處混鉗髡雖雛亦服載公其論孝感
行路誠徹　天閽　恩綸煥降悽洗潑冤感激趨
命折翼重騫危途顯位匪公息存一爲親屈衣
錦南藩貫及泉隧榮動魚軒余方擿埴積毀爭喧

蹈近機穽言涉疑怨公爲指南導我迷轅密網復
張林禍延猿公謫于西我蟄湖村悠悠我思遯矣
塞垣想公心界悲甚宗元情纒陟屺怨潑流沅聞
公内徙我喜忘飧地纔弃蒼來去源源百口團會
歡溢堂萱 慶澤俄霈公返鄉園日侍萊庭提弄
兒孫以育以誨將嫁將婚時寄德音惠我彌惇每
一奉書忻踊數番祝公之嘏愈久愈蕃柰何中途
瓊夢泣洹三枝並瘁繼凋靈根毒痛潸潸其熾如
燔彼鬼無神胡不拯掀我有官守猶鳥在樊地隔
湖嶺奮莫飛翻哀書遠報將祖靈轎義當相紼千

里來奔匹馬載馳爰及山原虛帷寂寞畫翣朱幡撫棺長慟淚徹厚坤屬時噂嗒喑不敢言公獨翩然蛻此紛昏奚憾奚戚庶慰英魂文以寫臆敬薦一樽

又　　張萬紀

嗟人分劑吹萬不類或以凡劣老死田里或坐無命賢亦蓬累幾許邱隴同朽草木惟公邁等風岸穎拔文歷流輩才堪賁飾亦公乘運榮問蚤蔚髫摛蓮桂芥拾青紫肆彼較此寧不爲後況又晚年慧于疢疾牧以謙冲持以儉約厭人高行頃　朝

雅望薇垣柏府玉署金堂佐貳東銓流惠南棠前
後歷敭罕世榮光人以爲華君又奚慽雖然天理
别有所感緬懷庚申至今聲呑蜀毛之痛刺骨之
寃風莪泣血墓柏空枯俄啓氛祲夜光泉塗中間
世事又一滄桑哀 贈旣收郵罰仍長鴨塞飄竄
馬山風霜孤雲落日草心萱堂備嘗嶮阻歸園屬
耳坎壈如斯人事堪喟豈意穹蒼猶有弗隱前冬
奇禍抑又何忍蘭摧仲妹玉折阿連凶音一札同
日雙傳秦春繼輟王社仍催統計四霙旬月纔回
泡沫風燈人孰不死酸鼻慘目世無如此曩余不

天奄違慈教纔闋墨衰莫逮攀叫顧瞻外庭竊慰何事賴君雙璧偏闈是侍時拜高堂仰如天只退與塤箎共話宿昔今遽寂寞白首誰托興言及玆有淚沾臆居諸夫往歲星已周神道漸邈影響難追大招長些誼盡潑哀荔丹蕉黄聊薦單杯惟靈不昧庶賜歆哉

又　　　　申澩

嗚呼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於公死而又何傷公家禍災天實偏酷父歿非辜弟死痛骨欲白其寃彼蒼者天公議之定不待百年哀　贈首頒寵擢

最偏世事滄桑公遂泣玦我時謫南再見公札共
被　恩移海接齊島白首相對公涕我淚　天許
返葦湖嶺忽隔惟彼石田乃公舊宅百口團會有
生之樂何知今日毒癘肆虐季殯才塗妹櫬已屬
公又隨之母棺誰闔天乎天乎胡寧忍此宇宙今
古寧有是事嗚呼我公出自德門金玉其質秋水
精神孝友溫良世篤忠勤行不妄動口無擇言知
公平生莫如我早積仁如此不食其報福善安在
天道茫茫昔余在朝與公方洋及安泰齊仲氏南
紀半世交親異姓同氣是非之間時或參差所膽

相照終始不渝嗚呼崇蘭盡萎老樗獨存回首舊遊一夢邯鄲秋往松楸病臥涉春聞公之訃如割吾身吾將焉放吾友今亾還窩之日伻訊南塘亂病甫起公葬未卜道阻且長無由一哭悠悠我懷曷其有極幽明之間我實負公悵望南天恨結于中緘辭千里以紓哀情公乎知乎不昧者靈

又　　沈得元

痛矣痛矣哀哉哀哉祖歲前臘余以一力賚書南走候公起居仍賀大夫人壽八耋善匙箸亾恙繼以美伯季相依子姪列侍以友以訓至老不替其

次豔公歸田謝世占有湖山之勝雖至痼鏤髓惡
嘁疚心蓋公孝於親友於弟而教育之樂優遊之
趣皆非人所可跂及者故於書中三致意焉及倅
至公所也方公有嘗樂憂已不遑簡尺酬答俄聞
公一日哭二同氣無何而又傳公遘癘不救報伊
時余謂精剛之氣非虐癘所可折善慶之家非造
物所偏惡豈公之凶問傳者誤耶若有所恃於心
中者而久寘之夢寘之境至見令咸書今屢閱月
而又終不見公一字手翰而後始信公捐館之爲
眞踵而承大夫人違養下世嗚呼至此而其極矣

純剛之質其不免疫癘之毒矣種德之家其不蒙
保佑之澤矣椿萱之堂其永閉矣常棣之萼其盡
凋矣子遺之若孤若姪其靡恃而靡托矣人去地
空而江山其無主矣夫事有不可知理有未可推
者而邑嘗意嚮之世所歎慕而稱說者乃一朝奄
倏乖謬吉變爲凶反使人氣短哽咽而忍不能言
者也痛矣痛矣哀哉哀哉記余少識公暨仲氏旣
從遊之久中歲幸得與鄰比其源源之懽偲偲之
益未覺其有雲泥之阻末又重之以婚姻余之豚
息贅仲氏家而仲氏先已早世未及見其女之笄

公以此尤悲憐不已撫弟之女猶已女愛弟之壻猶已壻其視余也亦若已查然必稱以查兒查弟者固今俗之所罕覯也以余之鮮親黨寡朋儔得公以依賴者亾間夫骨肉之親而竊自以通家之好莫逆之情期之以百年今公之亾遽矣使余孤寓於人世白首殘齡無與爲友踽踽然倀倀然莫知所以依泊則余於此安得不失聲長號彌久而彌酷也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余嘗論天之生材多嗇尠豐而厥或有間氣所鍾稟其精而得其全者若公是已蓋公質美而氣粹裏確而表和其容則

春溫也其色則玉潤也雅重而不矯柔巽而不流人有一覩其風儀者疇不知可愛而可敬也哉自其砥行立名以至顯親事　君亦莫非孝悌忠信之所推用而若才識之高文辭之工特一緒餘耳使公遭際展布得有始終久於廟朝置之　經幄則貴君德而贊治猷爲何如也而顧厄於時命卒不究厥施善類之所以念及殄瘁相弔而悼惜者其有涯哉慟矣慟矣哀哉哀哉庚申慘毒之禍余不欲形諸文字㦙我公不昧之靈也以公平生隱痛之志雖幸少伸於十年畏約之餘而餘禍未艾

時事又變終不免北遷南徙去墳離親戀慕憂愁之所疚霧露風霜之所襲以底于損鑠殞摧而後止如此乎天不可諶理不可究也然而長胤之疾尚賴神佑幾危而已穌其季亦克肖可繼聲徳日食報之理必徵於二孤而靈州先兆亦將移卜安厝不失公之遺訓則公於此庶或無憾而得瞑其目否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余之負公於平昔者固夥矣嘉林停驂之日永山掌試之時地邇勢便宜若有一場會面而牽掣於一時事冗曾不料天奪公速不借後期莫赴盛速竟孤勤摯之望居常悔

恨猶不自勝矧今日與公長辭無復有人世重逢之便也耶每念至此心焉如割不自覺涕泗而增慟也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溫溫之姿今不復覩矣琅琅之語今不復聆矣有懷而誰論也有疑而誰稽也但有遺墨尚留箱篋宛然若對公眞面目有時掩抑點檢以紓其悲鬱之懷也南北間之已不能親視斂窆賻襚之助亦不稱情義俯仰今昔感愧彌深緘辭千里代奠一觴公如有知亦有以容余之失而鑑余之誠矣

又　　鄭昌址

惟公廣陵華閥遁村玄系善種自先慶流延世蟬
聯冠冕王磨詩禮緊惟潭老前光是繼從我曾考
摳衣妙歲志操標致問學闡詣名著家國福緜後
裔惟子若孫與兄及弟一時並顯四代不替歷數
淸要出入軒陛于閭既大謝室堪儷況復我公天
資愷悌北平家稱南州望繫地崇心庳不錦而緝
學優從政既才且藝孝移事 君誠無不逮待士
以恭莅民則惠志在恢容量無涯際蒼生仰喬青
襟望聳謂此德器獲祐上帝其奈秉鑿難以容枘
猿禍孔酷鴻罹誰諦先公被鍛至枉莫洗追惟當

日欲言心劇未及伸雪又何彰棣天道幸回十年
迺啓白日照幽 紫宸致祭公於是時感懷焉制
尺疏籲冤忠孝兼哲義重許國身有所係更陞
朝班再任經濟如川有楫若金之礪檜院 贈額
賴公殫勤書錦嶺路宣風棠甜綦征未久簧舌巧
抵時事雲翻世路陰閉千里竄逐風霜交體 聖
朝寬恩 天威還霽丹書下雲白首歸第鶴髮在
堂荆花開砌舞彩交輝其樂孰娩園存松菊江有
鱣鱧悅親戚話違 君民討陽來復運鶴幾藏㖂
倚伏互仍神鬼爲厲弟妹屬纊母子遘癘一年四

夜行路亦悏難諶匪天所報有戾前何錫嘏今胡
降盭大澤龍亾潑山虎逝　邦國增瘁士民咸涕
浴我不佞荷公潑愧金蘭世誼膠漆心契名位雖
懸氣味不牴有議必質隨事相勵所以依仰實出
凡例百年莫逆一心爲誓豈料云亾先我而瘞言
一念平生哀淚盈襟第有攸慰庭盈蘭蕙福祿未艾
餘慶可徵此猶無憾矧今時勢安知歸妥莫恨窀
一壙幽宅已啓靈輀無滯新阡落日親朋護衛顧此
衰老沈痾非細明幽永隔山川迢遞末由臨壙只
增有遺感情義如父掃享負難賁替兒以哭天亦爲矓

物薄誠腆詞不盡製不昧尊靈庶歆樽醴

又　李桂天

嗚呼痛哉是歲之初候公古亭之僑時公抱鴒原一日兩喪之慘慟侍當聞淡月再加之危證八診病患寢悲遑愉出語喪戚毀臆泉涙哀疚之切神觀悴矣煎燗之極氣力憊矣瞻公形聆公言雖木人石腸誰不傷感友愛如此之篤孝思如此之純必致神明之悔當有保佑之理豈料毒癘潛遘於勞焦之餘德星遽隕於俄頃之間殯禮纔畢北堂告凶虛負黔婁祝斗之誠莫覩皋魚倚杖之哭彼

蒼者天胡寧忍此天乎天乎胡付公以孝悌樂愷之德而遂嗇耳順之壽胡畀公以精敏特達之才而竟局輔贊之位名若歷華而歿要實則銜恤而茹恨此遠邇慊慨之士所以聞公之喪共失聲而相吊不自知涕泗之漣流者也嗚呼痛哉奇姿邁倫玉潤而金堅也英聲踔世蘭馥而珠輝也聰明子諒天得也讜議忠言世持也早擢嵬科高翔雲路天官華省步武聯翩玉堂銀臺章奏懃懇扆展經綸之蘊以副　君民之志而鬼蜮售機禍焰漫空忠貞抱痛日冥雲愁善類心死抆血相視公叩

會剌骨扶服赴難自塗炭以來戴盆何以望天而按劒者猶且憚公雅望至比伍胥苟非公持身以禮處變以明忠信篤敬爭著內外則當時長約於羽殼者吁其危矣洎乎天道之回正值伸屈之期而公策吾身不在　朝則正論不得行正論不得行則至冤不得雪吾進退不暇計公之志其亦慼矣奏對切至哀動　楓宸論辨激烈悲甚搢紳誠可以貫金石矣孝可以質天地矣而事之不如意者天也公亦如之何哉公之孝友之行門闌有成範矣公之敦睦之誼宗黨有口碑矣今不待齹酌

之娓娓而厚比外黨無間親宗待長盡其敬撫少
極其恩芳鄰比居如仰北斗和氣常存若襲春風
至於小子尤蒙眷厚矜余無飾嘉余有省文字之
疑開心而示之事物之下陳誠而敎之樂爲之贊
揚必欲其成就吹噓初軔汲引前途恒懷感激辟
下之知豈但尋常堂從之懿哉嗚呼痛哉山火初
炎風雨再凄嗟公謫路遠出西塞拜辭東郊握手
長歎慰我南歸揮淚忍離日月幾何金雞放赦慶
滿庭闈懽生鄉黨而客歲仲秋臨宿弊廬達宵警
誨辭致款惓眷眷焉以一家保和爲樂凜凜焉以

後屬疎遠爲懼實是醫俗之良規鎭澆之美訓中心悅服若爲報答長期百年奉以周旋誰知數月之事遽成千古之慟乎嗚呼痛哉庭森寶樹餘慶可占機驗末路先往爲得則騎箕帝鄕在公何憾而龍亾虎逝君子何恃樑摧嶽頽親黨疇依幽宅方啓柳車已飾門前物色盡是羊曇之淚天上精光空望傅說之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抑伏念先大夫人從祖姑懿德純備行誼嚴正範肅閫內惠洽諸族求之女史亦所罕聞自遭終天之痛恒抱崩城之哀而以有叢蘭疊玉慰懷於膝下者多矣

不意仲氏含寃而天奪其壽騏驥輟地上之步鸞
鶱墜雲間之翼人之知與不知莫不齎咨涕洟而
况於宗族之心乎况於天倫之情乎猶幸公與季
氏之孝長保弄雛之樂而三喪繼出之變乃在寢
疾之時故侍側諸人莫敢告哀屬纊微言猶待定
省天道茲茲誰問誰詰悲之至不忍載之於書者
又恐增恫於冥冥之中略舉梗槩侑杯以哭不昧
者存庶幾歆格

又　甥姪姜　濡

惟先生山河間氣鸞鳳奇姿天分甚高德器早成

處家庭而奉親極其孝以友于弟妹在　朝廷而
事　君盡其忠以信於朋僚其爲學也玩索精密
一合於規模其爲行也兼盡義理不外乎節度記
事讚言肆如汪川詠詩成詞華如文錦言其迹則
儀貌莊重而有安和之容志氣精粹而無拘束之
態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
而寢既寢而寤則仰而潄息攤衾而坐或至達朝
每日晨起盥櫛衣冠先謁家廟次省萱堂寒暑風
雨亦未嘗廢退處書堂終日申申不見惰慢應物
接人顏色怡怡未嘗褻慢臨下以簡御衆以寬動

心恐性謙順撫愛見子弟呵責或過度則必警必誡使不得以惡名詈之聞人一善則必須揚播洽嗟奬勞惟恐其不篤見人有過則專務蓋覆開導誘掖猶恐其不遷其慈恕和愉之量威儀動止之則不待勉強性之自然祭祀之節一遵家禮器用饌品必致精潔謹守庭訓戒勿佗用遇先忌則必哀痛承　君命則必肅敬嗚呼非所得之淺而所養之厚何能至於此哉天之生公也將以有用於斯世則功德豈小補之哉胡天之奪之速而使美志不行利澤不施不能以斯道覺斯民而賫志以

歿孰謂天有知而神有明嗚呼痛哉惟我外庭廉
介世業忠孝家聲文道大闡世世榮貴中間未振
追及四世石潭先生挺出儒林直諫淸節歷事
宣仁洛村先祖克紹厥美辭藻拔俗雅望傾 朝
不幸早世莫布美才惟我王考才抱經綸忠貫日
月見識高遠議論峻整干雲直上之氣像壁立不
苟之風節出於羣類絶於塵俗可謂王佐奇才一
代偉器公實承貽纘緒前光有弟英賢人稱雙珠
父子繼美早擢高第布列朝端歷敭華要兄弟迭
興同榜掇蓮一時榮達相繼貴顯赫赫榮名比之

三蘇當時隆盛誰出其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觀於道路者孰不咨嗟稱歎其言其賢也哉令德如斯其美也則易於怠慢而公必謙己而讓人爵祿如斯其備也則近於驕忽而公必恐勢而下士謂宜享膺遐福永世無窮而世道未亨 國家不幸羣小憚忌仇嫉無已火焰崑岡酷被慘烈嗚呼痛哉我王考英靈氣節嚴霜烈日殞身成仁庶無媿於九原而烈烈其光亘萬古而不滅凶徒蔽天至冤未暴耿耿子立孤蹤莫展含冤茹痛無所控訴徊徨踧踖泣慘松柏叩心灑血感激鬼神奔走呼

號直欲籲天而天門萬重無路自達彷徨流離轉
徙漂泊隱忍泯默徒自叫天然所可賴者幸我王
母無恙康健三子列侍起敬起孝應對左右承順
無違兄弟俱全是友是悌坐必相對動必相攜庶
幾慰懷未嘗一日離也天地不公鬼神無明丁卯
仲春姨母奄忽其歲季夏仲舅又逝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以先生友愛之性遭此同氣之慽至情所
在安得不腐腸而痛心也哉矧惟含冤入骨至慟
莫伸老親在堂叫呼擗踴飲泣悲啼無辭可慰號
天痛哭日夜怵惕中宵不寐有淚潸潸流光荏苒

星霜屢易至誠攸感未有不動 天心感悟回照
如新洞燭至情矜憫寃痛暫除凶邪少雪窮天之
恥受 恩罔極涕泗橫流自是以後無他意念而
惟以永謝世事歸養萱堂一心耿耿未嘗少弛輒
上辭章願乞終養 恩遇異常累 召不已力辭
不獲雖或就 徵而恒無久意拜表陳情歷討立
朝未滿一歲歲在白馬按節嶺外冰玉爲操儉約
爲德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近於懦柔一於正直
而不忠厚則近於苛刻故其心也正直而吏必畏
憚其德也忠厚而民無怨咨歲值凶荒生民無輔

蒼遑奔走餓莩離散兢兢業業日夜勞苦匹夫匹
婦不得其所則若已推而納諸溝中民之告飢發
粟往哺民之告寒繒布以賜拯濟撫摩少無遺失
流惠至今恒懷甘棠來侍膝下暫不離側和氣柔
聲惋容愉色怡怡恂恂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
如不勝如將失優哉遊哉庶幾終孝而餘孽未盡
凶謀肆行時事忽變遠謫長沙一朝舍膝下之歡
而遠離塞外曠晨昏之奉而隔歲無期雲山杳杳
音信亦阻上絶倚閭之望下結陟岵之患幸蒙
天恩移配藍關　春宮聖痘特下　賜環堂上鶴

髮喜動顏色顛倒出門倚閭佇看滿庭僮僕懽喜
奔走相與抃歌感祝　天恩匹馬先馳還省親側
惝怳欣悅　聖恩罔極豈知未及一歲遽至於斯
耶時耶命耶豈先生不忍見門戶之衰替甘一死
而不自知也耶嗚呼痛哉先生平生之所養深矣
所守固矣無往而不備無適而不成未足以議其
彷彿也而若乃勉勵而如不及堅持而不少懈是
則古之君子尚或難之而惟先生乃能欲然行之
而不自以爲大也蓋其德宇識量人所未易見也
言語者亂之所由生故公必愼言語以養其志氣

飮食者養小而失大故公必節飮食以養其血氣
情之易發難制者惟怒而未嘗見暴怒心之所存
能養於寡欲而無一分私欲此豈特養其心而已
哉亦足爲養身之要道則攝生之理豈有佗術惟
是少情寡欲愼音聲薄滋味而已且其氣稟淸完
神精明緊堅如金剛如石設使所養不至如此亦
足享耄耋之年而兼之不得所謂天不可測者非
耶昔伊川先生有言曰吾受氣甚薄能以忘生徇
欲爲深恥故今年七十有二而筋力無損於盛年
嗚呼伊川先生受氣雖薄能養而得其壽矣今先

生受氣不薄又能養之而年未六旬遽云長逝嗚呼天未欲平治我　國家耶脩短之難常而禍福之不可理計也嗚呼痛哉小子不孝罪逆深重將毋不善誠愧負米平生奉養之節旣已闕如而病患之時又不得躬親湯藥以盡侍救之道一朝奄違而殮襲諸節遺恨百千入棺纔畢空屋成殯偸生㝡急遽卽出避六月旬間始得永窆與世隔絶人子追慕之心孰有窮已誠無顔面可立天壤而猶且語笑自齒平人每一念至五內如割尙忍言哉尙忍言哉嗚呼先生之在世也譬如大川喬嶽

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數計
而周知今公之歿也益增 邦國之殄瘁且極儒
林之哀恫天之降割於斯文何其酷也道學將誰
使之振 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斯
民將誰使之福耶若小子之愚昧而過將孰爲之
督失將孰爲之敎耶然則曷爲而不使我失聲長
號號天而慟哭也哉嘗聞位不滿德則後世子孫
必食其報兩胤克賢庶守其業諸咸俊秀皆稱其
家天將復興我外庭歟何其子弟之多賢也可見
餘福之未艾也公之英靈庶幾慰懷於九原矣今

來此日呼號慟哭徒見彼天之蒼蒼而如有求而
不得嗚呼已矣慟哭何言

又　　　　　　　　　　女婿姜　楷

嗚呼天乎地乎人乎鬼乎德門禍殃若是其酷乎
以公之孝友恭儉之德而荐罹險釁以公之溫雅
愷悌之行而未得遐壽福善之理何冥冥而無徵
乎嗚呼小子之贅于高門已十年于茲矣公之平
生踐履之實操守之確可佩於心可傳於人者豈
一二哉而小子愚迷不能盡覵之矣姑以其平日
無測者言之事親而至誠無間立朝而忠悃無佗

昆季之間愉愉容翕翕門庭之內和氣融融其處己也則以樸素自持其待人也則以謙巽自牧榮乎而畀方面貳銓衡威之以王署被之以金緋而見其容則布素也辱乎而陷危阱涸險波擠之於虎口拘之於鬼關而視其操則金石也平居接物誠意藹然若春風滿座蘭氣襲室自令人愛慕之不已其至行偉德宜其有神明之默佑而崎嶇末路禍釁荐至在世而懷罔極之痛入地而抱無涯之恨則造物者亦何意哉嗚呼往年修纂尚忍言哉豺牙密厲駭機驟發烈炎崑山天日不照窮天之

冤無處訴矣終身之痛靡所逮矣哀纏含索泣血
窮途轉泊東南十有餘年而天道循環積陰徹盡
恩章一霈至枉洞雪幽明之間或庶乎無餘憾
矣而自經患難絕意世間雖迫於 嚴命黽勉赴
朝名途寵榮豈公本志也嗚呼世道翻覆滄桑遞
變射影之毒不斂而逾肆干斗之氣旣消而復鬱
西塞南徼落葉飄零而戴盆之痛兼之乎望雲之
悲則到此情境倘如何哉風霜暮途六年歸來而
至恨枉心良約無窮則惟冀天心悔禍矜佑於後
萱花不老棣萼長春斑衣並舞以保餘齡之樂而

孰謂今日乃又至斯耶嗚呼毒癘瀰邁奇禍疊至令姊賢季同日而逝未及一月公又奄忽未及一旬慈闈棄背斯誠未聞於古而不見於今者也傳家積累之德未食其報半生調養之功莫責其效此何天道此何人事伯胤染疾方在危域季哀侍病獨畱竆邨割指於罔極之際而孝感無徵奄哭於莫逮之後而痛恨尤切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室人年來多病屢致惟憂而頃又於懷孕之中首遘奇疢其時貽念豈有量已及其軀命得全載生男子則使公不得見之此豈非見喜而增悲者耶嗚

呼浚山大澤虎逝龍亾邦國殄瘁百身難贖公之埸豈獨爲一家之不幸耶嗟我小子賦命險巇幼而失怙生世孤露而八九年間受恩隆重憐之恤之撫之摩之諄諄然獎導之眷眷焉勅勵之托之以舅甥之親而重之以師弟子之義零丁如小子而得有所依賴顓蒙如小子而亦有所開曉學書則粗記其名處世而備數於人者孰非荷公之賜者乎嗚呼公丁否時棲屑西南我奉偏母遠住京洛不得常侍於杖屨之前矣其或邀來致侗留侍稍久則欣欣愛悅意形於色其或拜辭還家睽違

類間則戀戀思想情溢於言者係之深親愛之篤較之諸胤不少有間恩深感極篆骨銘肺纍纍人世自幸有仰庇之地而夫何一朝天不恤我折我樑木奪我典刑使伶俜此身屢屢然靡所適從耶往年仲春來奉函丈淹留半歲趁秋言歸公時誡我以及冬重來我亦祝公以待慶增休明知此去後期匪遠而忽忽告別之際自然有黯黯之懷此特爲歡侍之少而阻違之數而已豈意其間人事大變音徽寂寞奄隔千古而門前一語便作永訣之辭耶前冬寃牘屢度遠降孳復珍翫尚置案頭

而遺墨未乾凶音忽到一信一疑如夢如眞心魂惝怳不能自定者自初而迄于今矣辭歸以後病不離身迢迢嶺路更進未易公病在牀之日旣不得躬侍刀圭公埸易簀之時又不得更瞻儀容勤命未副至眷竟孤此又小子飲泣懷恨腸擢臆塞而不能禁者也英靈地下尙亦有悵然之意耶嗚呼一年才周物是人非荒凉舊宅水邱依然闃寂虛堂素帷空垂觸境悽慘悲懷塡腔長呼痛哭更有何言再拜帷前小子來矣公何不一笑開戶以提小子之裾耶公何無一言垂誨以答小子之問

耶孤哀子子㝠苦凄凉遑遑號泣之聲何忍聞之慽慽悲疚之容何忍見之況其執禮踰節哀毀太過形神日削支保實難此又非慘惻而悲憫者哉星霜迭遷節物催換木落空庭滿目蕭然覽時興愴尤足以傷心者也嗚呼玄臺厚夜爽魄相隨經對更陪雁行重聯孔邇之樂旣翕之娛尙無異於在世之日則長逝之靈或者無憾於泉下而後死者其獨抱難追之痛耶佳城旣卜遠日將迫此生何處更接淸誨一聲長慟萬古今夕言不能盡我之情哭不能盡我之哀公其有知於冥冥之中耶

又

維歲戊午季冬之月外舅故吏曹參判廣陵李公
遷厥幽宅合于夫人之墓而祔于尊王考兆次禮
也於是舅氏之柩三日乎地上以復臨子孫也時
公之諸子女四亡其三惟婿姜楷與其妻白首猶
此生耳當時羣子弟執紼會下者今無一人復至
而獨楷來耳啓壙之日如將復覩乎容光而卒無
覩焉則憑柩噭號若在初喪悲人事之欻變念疇
昔而累欷餘生之感益無涯耳窀穸之事前一夕
甲申謹以淸酌庶羞之奠昭告于靈筵之前曰嗚

呼吾舅氏下世今三十八年流風浸益遠後生子
姪或賢而夭或有才而沈抑不振門聲日以零落
故家喬木日以凋瘁於是親戚宗黨恤焉無所歸
仰慨然興感於泰山頹而樑木摧者愈久而益無
窮也方今世道壞敗習俗頹潰昔先輩遺風餘敎
邈矣一種無賴隨時換面爲鬼爲蜮百怪俱作觸
之皆靡南土人士惕惕累足而立而龍亾虎逝之
歎於此時益深切也近者嶺邑荐飢八年而四無
秋老羸顚連於道路無所告南之民昔被甘棠之
化當庚歲大侵擧免爲溝壑之鬼者今其舊老猶

在能說故事死者傳子及孫懷慕惠政至今日而
愈不忘迺卽公之一身在亾而門戶之興衰士林
之榮悴民生之休戚繫之此小子所以爲德門悲
爲吾道噫爲斯民太息者也抑小子煢然一軀子
張張乎餘世忉忉乎爲吾私而慟者又何如耶小
子不肖夙被知顧之私其恩其義卽蘇翁所謂餘
甥朱而回父孔也顧小子愚不肖自失敎誨以來
益頹惰不能自振刷遂不復加意實地而平生投
猖弊弊於塵埃之間區區者而亦卒無成然後知
四十之非晚矣殘年身計自放於寂寞之鄕息有

以收拾身心點檢舊業追桑榆之景以少贖前過而衰與病隨之志氣低落神精已不逮也卻顧平生無一事之不負初心而昔吾舅氏所勉勵期許者一切睽乖無一事之少稱塞也小子不肖負公之知遇多矣乃今日何顏拜公之柩亦何說以告於柩前也仍竊惟念吾舅氏居家純篤之孝特異之行立朝清德雅望師友淵源之學家庭義方之訓與夫前所稱仁風善政爲九族之所庥蔭爲多士之所宗仰爲一方之所愛慕者皆可以爲事親事君修己治人者法也若夫揄揚德美撰次名行

以傳示來世卽後死者之責也顧小子愚不肖何以堪此亦恐於此重以負公之知遇也

又　　甥姪崔守慶

嗚呼泰山其頹安仰之痛斯切幽宅旣卜卽遠之期將臨綴荒詞而瀉哀修薄奠而披臆夫以文炳者或鑿於質易流一偏德厚則多詘於才鮮能兼備寔人之通患從古而蓋然睠言今時孰專斯美伏惟尊靈質應奎璧姿挺鸞凰超詣敏悟之資稟之天賦者蓋厚擩染成就之效得之庭訓而益浚四葉簪纓毓洪祉於名祖一門詩禮承正派於宗

儒論行誼則孝友盡人倫語才識則經術飾吏事自在髫歲文章夙就如湧泉不竆甫過弱冠科第連登若拾芥之易三千禮樂永奭經濟之文九萬雲霄迥接飛騰之路論治國之至理河洟駟馳獻阜民之嘉猷燭照龜卜章奏剴切世服陸宣公之詞華經義敷陳人推范學士之講讀行已也證天日而無愧接人也若春風之煦和世固不乏名流而雅望高標許多名流無出右身非自處儒者而眞知實踐所謂儒者莫之先常懼門戶之滿盈若蹈虎尾不虞世道之艱險如許羊腸徑蹟將提寸

心先劉惟祖考歸巖公之閒世夙稟宏材自 先
王顯顧朝而受知逮事 當宁孤忠抗爽素抱嫉
邪之忱羣壬蓌猜遂含次骨之怨果駭機之猝發
俄密網之高張青雲忽隔於龍旂飄九秋之落葉
白日不照於牢從隕五月之清霜貞臣抱冤漢李
膺之齊轍孝子茹痛晉王裒之同符行路飲泣而
悽悲志士扼腕而感憤呼天抆血可忍含索之枯
魚無地棲身更圖覆巢之餘卵腐心痛骨至十年
有餘天地神明亦爲感動怖影猜聲無一處安泊
忠堤榮安凡幾處流離幽鬱之氣仰干回環之理不

忒幸賴皇穹之悔禍佐伸厚地之埋冤復舊銜而
加議政之階泉塗改照錄遺孤而除侍郎之職陰
谷回春語及先卿 天顔帶悲悔之色班超次月
朝紳聳隆異之 恩諭加將母而 眷禮偏殊志
激捐軀而竭蹶思報差叙立朝之官業講自發軔
之初程南牀東銓西掖中書歷敭華貫而兼著從
事彩於禮幕薇垣柏府國子王署俱爲長席而幷
同平章務於籌司選賓僚於胄筵帶兼銜於史閣
獨步前後而望實最著歷試內外而聲績俱隆試
牛刀於湖城爲政數三朔留百世難忘之澤按虎

節於嶺臬啼飢億萬民無一夫或顚于溝惜廉車之晚來西州之父老尚說戒召棠之勿剪南國之謠俗可徵若撲蘊蓄于中何曾展布其半早晚廊廟倘至一世之陶甄致澤君民可囘三代之熙皡嗚呼世道波蕩時事棊翻狐鼠跳梁旣憑城而依社豺虺虓狠劇吹毒而厲牙而攻擊之先加則娼嫉之最甚讒騰白簡遂困楚國之蠅跡謝丹墀遽賦梁傅之鵩辛薑辣桂素恬榮辱之殊遭寸草傾葵惟切君親之懸戀西山之日已迫眼穿白雲北極之天遙瞻夢繞紫闥鏡裏之秋蓬盡白塞上之

春草幾青屬霈典之連施荷 洪渥之普遍先旱災之疏洊繼有大慶於 儲宮旣內地之量移旋蒙全釋於囚籍來日藍關之白雪歸時衡嶽之晴雲遄行李而返面萱堂烏鳥之情曷極脫拘縶而歸身枌社雨露之澤欣霑省晨定昏兼有甘旨之厚養耕田鑿井擬送邱壑之餘齡誰知神理之蒼茫忽罹喪變之層疊姊甥俱殞於一朝在見聞而旣罕子母繼逝於來朔亘古今而絶無至若我公之云亡益痛程命之自促鴒原之慽孔慘哀痛傷生北堂之癠久危焦煎成疾還丹無術柰窮鄕之

少醫彼蒼何心惜一老之畱世工勤攝養不謂短
景之遽沈禍無端倪爭咎先兆之不利遷窆之遺
教忍聽徹穹之長恨叓纏當尊靈易簀之辰尚戀
病慈之在褥逮貞敬捐世之後叓乏親胤之服衰
以外庭之積德累仁卒獲反常之報將天道之禍
淫福善總是無徵之言善惡將何懲勸賢愚罔不
疑惑青邱此日輟舂之悲普均黃閣佗年秉鈞之
責誰任百身曷贖萬事已空嗚呼生稟精英靈豈
泯沒從來誠孝不以存歿而或殊此去泉臺應隨
考妣而永侍重陪鯉對泣訴悲懽傍接鴈行團集

弟妹抑或鸞驂催引逐仙侶於閬玄箕尾長乘伴
躔次於牛斗嗟幽顯之永隔謾風猷之緬懷所賴
兩胤皆鳳穴之奇毛諸咸總謝家之寶樹佩服儒
業空世德之克彰先太門闌佇家聲之必紹伏念
小子親忝甥舅義同父師雖朽木疎頑不堪彫飾
而高山景仰實倍等倫戀德銜恩惟有縱橫之涕
迷方失步叵切擿埴之憂一聲長號萬古永訣

又 趙宇衡

嗚呼天之福善之道有定而可必者此理之常也
有未定而不可必者此理之變也常變之中抑又

有時運之所使而難以逆料者將安所取衷而徵
信哉余嘗竊疑而每傷痛於心余少也贅公之門
前後數十年間觀盛衰吉凶之際熟矣當其盛也
尊大爺伯仲位冢宰長柏府爲　聖主所倚毗公
之昆弟早歲蜚英望重朝紳歷敭淸顯徊翔　禁
陛入則金玉滿堂出則榮名赫世人謂積善餘慶
理宜如此庸詎非天道之有定而可必者乎夫何
逮至庚申駭機大禍再起神武之變嗟呼尚忍言
哉夫以尊大爺碩德宏猷未究厥施而奄忽中途
君子有殄瘁之嘆小人無畏忌之心玆豈非理之

變而關係乎時運者乎當遑急返櫬之日余乃債舟迎哭於東湖至今思之餘淚有隕于時公與兩季難奉大夫人休碣屏竄於峽裏余亦以事流落於丹從遊堤樂之間亦不一二數矣其後校理公卒早夭都憲公捐館舍嗚呼明東左腹之變從古所不免鬼物之爲戲而傷狙者抑又何哉至此而公之門戶之孤危如一髮其衰也亦甚矣理有消長剝廬必復祭贈之恩追顯泉臺召還之典榮及生者抱冰之痛雖或少伸連茹之進未得磐固而熙豐遺孼復肆修郤之地羣彥之竄殛者相屬公

亦投之西塞矣泣灑南雲遠隔慈顔時耶命耶此
理安在後又南移俄蒙 恩放得與母子重逢莫
非公孝感攸致而餘禍未殄鬼竊潛遘公之小妹
及季禹瑞甫同日而先卒公乃諱死萱堂忍慟天
倫而憂焦內鑠病祟外侵又竟至不淑未逾旬大
夫人以天年終哀哀乎慘慘乎母子人間生死不
知而魂歸泉下忽然相遇驚疑惝怳乃始語及乎
喪死之由則天聽地冥理極情絶言之頭心念之
摧腸嗚呼倘所謂天道是耶非耶積德種善未有
如公之世慈仁孝友未有如公之行而遇禍災至

此此所以難以逆料而亦不可盡諉於理之常與變者也嗚呼自余受知於公視公如兄眷我如弟肝膽相照情志交孚而於公有損在余多益荷公之指導感公之剪拂者寔出常品而公之病也不能效將護之誠公之喪也不能致匍匐之義公之葬也不能遂執紼之役雖緣兩地隔絶憂故掣肘而俯仰平昔慚負寔多嗚呼今來一哭病割愈新而祥日已過型範漸遠悠悠此世其不能復覩如公者審矣顧余在家之日累夢見公歷歷言喪病時事以及乎世之榮辱津津不已而分明記公之

顏宇如昔時矣或生或死跡視雖異而一幽一明
理推相同如使達觀而又何悲見公之子若姪與
孫行舉省王琢珠剖箇箇明秀而不墜詩禮家聲
余於是復大悟天之福善之道而亦可以徵信乎
理之常者矣情之所激語無倫序公如有知庶此
心之昭鑑

又　　裵正徽

嗚呼已矣痛矣痛矣哲人萎矣　邦國瘁矣論議
失標的矣輩流失依庇矣天乎神乎胡寧忍是追
惟德門善積仁累如稼必穀既昌而熾世德家聲

爲時冠冕蟬聯布列秩崇位顯爲 朝著唱率作
國家柱石蚌胎寶珠崑産良玉昆弟繼起貴乎
其儀九苞一角爲瑞 聖時後進傾仰先輩爭推
榮耀一世孰盛與夷理其足恃而天若可必五福
之家翻丁百六困公以冤結鬱抑之厄勞公以竄
荒絶塞之蟄天乎人乎果孰使然而餘孽未艾奇
禍來纏前乎十載季方先逝今焉一旬四喪相繼
蘭摧桂折虎倒龍顚至此之極何辜于天嗚呼痛
矣從少托契識公平生外溫内介色夷氣淸質厚
而學博才周而識明擔當世務輿望己歸扶植士

類非公而誰而世變無窮中道而挫壽纔踰半百班僅亞八座而天不憖遺大化云促行路傷心婦孺與惜豈亦天理傾覆之運與人事相反耶抑亦世道汙隆之機非人力可挽耶嗚呼痛矣顧此餘生奄失知音郢質告亾牙絃已沈徹泉之淚無以泄悲不盡情懷付此哀詞

又　　　　　　　　　　　　金升國

惟公之生玉質金章子康端直恭夫剛方忠孝出天詩禮承家內充其美外振厥華連擢巍科英名早播歷敭淸要試無不可銀臺玉堂久掌　綸綍

獻納綢繆訏謨密勿才稱黼黻望傾鵷行一室簪
纓有吉其光嗟嗟涒灘是底運氣天地震崩河嶽
騰沸至痛未洩學士奄亾窮途泣荊蓄寃腐腸十
載好還天日重新幽枉旣雪　寵擢又臻仕豈本
心有所不已進少退多惟義之視時命不謀滄桑
又變治長非辜梁鴻罹擯內省何疚舊痾自痊自
西移南俄復歸田侍歡高堂湛樂弟昆遠邇慕風
親朋賀門那知凶變在歲之辰令妹賢季同日重
泉維時色憂彌久非輕孔懷之痛愛日之誠交戰
хх

化遽先天胡忍此鬼何不仁天高莫問鬼幽難詰
已矣已矣百身焉贖德宜崇秩胡止亞卿仁可得
壽胡未遐齡長吟殄瘁　邦國無祿衆正心死吾
黨蕭瑟如何彼蒼尚不悔禍棟樑纔折萱草繼謝
三旬四喪一何偏酷其有是哉痛不可極誰無一
死如公最悲含痛鴒原負心烏私魂雖長逝目豈
得瞑應知此日號哭冥冥嗟我聘堂懿德閑禮泣
血喪威無樂入世暮境依仗有公弟兄惟疾之憂
病裏耿耿豈知俱亾但料其生地下相逢必疑必
驚飯含誰主守殯惟孫慘矣慘矣何言何言哀哀

棘人亦遘是疾晩始臨喪號隕欲絶息之至此人
理所極行路且酸矧我情篤世誼旣密又重連姻
出入公門于今廿年來寓南土賴公爲恃公加眷
愛恩待備至憐我踈愚傾我成立吐悃推誠開導
不及視甥猶子拊恤超常深感厚意忘却佗鄉去
冬之初眷家歸寧暫時遠離矯首馳情俄有來報
宅內癘作堂候違和謂來斯亟驚遑曷任搬挈卽
發道聞二喪心膽欲裂公時侍湯亦足深念所恃
者存天理不僭誠孝所感勿藥庶占神明所扶陰
沴莫化誰料歲初酷變至斯世間禍患何家無之

極古窮今未有如此從茲以後我將疇倚誰恤我
窮誰欲我生客裏此身益覺涼涼爲公爲私痛徹
肝腑公之病也尺地違候公之沒也亦未永訣追
惟舊日慚負實切公有二胤俱秀而嘉家聲可繼
餘慶應遐靈辰不留卽遠有期茲將永歸無復來
時愷悌之容底處更接溫雅之儀無路重覿悠悠
懷想萬事陳迹操文寫哀情溢辭蹙一聲長慟天
愁日黑不昧洋洋庶賜歆格

又　權斗經

巨嶽巍巍獨鎭一方公家類之南國之望大江滔

滔一瀉千里公文似之濤湊湍駛材維杞梓質卽
圭璋父子昆仲接迹巖廊尚書宏傑虎變龍化公
承左右輔以儒雅士望攸歸清名自持館閣藩維
用靡不宜世道反復滄桑幾易白猿蒼狗天假鬼
蜮碎家血碧去國心丹何賦之厚而命斯艱人猜
旣極鬼妬隨至一時四喪天胡忍此江漢蕭條喬
木摧殘儉人意得善類哀嘆顧余疏賤識公最晚
公屈崇尊過與延款不鄙期余華國詞章公雖知
我我其敢當齒舌餘香中心是佩和淚緘辭遠寄
一酹

又

郭胄命

嗚呼哀哉胄命於公義黍表從之親恩深師生之分才魯質鈍雖無辱教之得久承情誨敢忘隕結之報將擬百年之侍不欲一日之離者此乃平生之志願而賢師無祿小子獲戾天其降災神其釀禍奪我賢師永閉泉裏欲陳而氣先塞欲語而聲自咽嗚呼哀哉屈指從公數十餘年而錦江負笈之年石田出入之時撫愛之心不以終始而有異教誨之意不以離合而或已淺見薄識之所可見者其儀其容有規有律溫而且栗柔而且剛令聞

令望宜人宜民柱石乎邦家喬嶽乎吾黨歷時危而不變經事亂而不渝戰兢乎造次從容乎德禮發之爲言論則春風也秋陽也形之爲文章則菽粟也布帛也溫良恭儉公之德也孝友忠信公之行也宜乎爲國人之矜式也宜乎爲多士之師表也意者天其有意於邦家之治也神其有助於吾黨之福也庸詎知天者竟難諶神者竟難詰使邦家無所係望使吾黨無所考德也耶哲人之亾邦國之病也賢師之歿吾黨之禍也豈非關時盛衰係國休戚天亦無奈於公之存歿也耶閭閻之儀

容莫得以承矣溫溫之氣像靡得以接矣嗚呼哀
哉先君塋壠在於弟鄕公之勤省克奉烝嘗春秋
陪誨百歲無替今也則亡小子安仰汨沒塵宂世
故多端竟愧築室多負幽明嗚呼痛哉百里商山
遠卜佳城而時事乖弛還曆桑山靈辰不留丹旐
啓路一杯薄酒萬斛深情不昧者存庶幾降格

又　　　裵泰來

嗚呼痛哉李望南州柯條寔蕃晝珠盈室四世稱
袁以公才行降于賢門早歇清顯位望俱尊放逐
瘴海華閥益繁晚歲頤養將老田村供職萱闈溫

淸晨昏友于曰篤如篪有塤不怨不悶樂我邱園惟彼靑蠅營營止樊時時流涕北望天閽屈而後信蟄以之存將期大施回乾轉坤那知哲人奄歸九原夜已藏舟日未照盆豈是公嗇 邦運之屯弟妹先逝慈帷繼褰酷禍偏降欲言淚吞念我無似容接高軒雅論滌鄙淸誨洗煩慇懃眷誼若水源源今忽至此往事如翻德儀高風終不可諼雙涕交頤兩袖成痕至哀無文至情無言稱觴一哭悲緒繽繙

又　　泗陽書院儒生權斗齊

惟靈奕舄冠冕既熾而豐有源不窮厥流益洪稟
厚質純持滿乃發梟禽一唳凡響斯戢宗主後進
扶植士類輸忠晉接敷惠巡撫煢悴隨時駕不安
稅投贄賦鵩一任危脆脫胃而歸鄕喜擇仁問業
考德往垂歸梱進而輔世退又善俗惟公進退有
益民物心安眇默口斷雌黃揭厲得宜覩乾惟貞
恃公守靜謂公延齡孽猶未艾禍又繼生斗隕寒
霄峯摧岱崇孰尸其機視天夢夢居諸易邁奄迫
初朞漫漫長夜有去無歸不腆蕉漿多士血忱瀝
淚爲辭庶幾來臨

又　沈壽榦

嗚呼痛哉純粹剛貞之姿含弘雅重之器天之畀我公者不謂不全操修敬謹之行敏達超詣之才天之愛我公者不謂不至意天以遐齡胡福錫之我公使蒙其保佑之澤篤享耆耋光陟巖廊而險崎寃憤以促其壽擯逐屯滯以厄其位以公資稟之懿才行之高至於此而止於是倘所謂天道者是耶非耶抑未知人之脩短禍福一定於賦氣之初而天亦不能移易於其間耶嗚呼痛哉昔歲在申火延崑岡德門降割之酷尚忍言哉尚忍言哉

幸公全身於覆巢之下忍痛於寢苫之中能伸九地之幽冤於十年之後人於是知天定勝人之云信而有徵矣豈料夫天未悔禍時事又變遭　譴塞西曠省嶺外陟屺望雲之思乃人理之至痛切難忍者也而沈痾在身羸頓且甚爲公親知者疇不凜凜尚賴神明陰騭榮衛不愆風霜飽更而素痾愈適易所謂處困而亨者非公之謂歟壽被恩宥獲返鄉廬奉甘饌於萱闈續塤篪於鴒原優遊壠畝嘯咏送日敎育子姪勸課不怠人間至歡孰大於是常謂爲善而必受多福養靜而必得壽

考平日所蘄者惟以百年爲期而造物多猜冥奪斯遽此小子所以失聲長號而不能無怨於蒼蒼者也嗚呼痛哉毒癘潛遘大慽荐臻世之遭罹運阨古今何限而詎有如公家之凶變奇禍一時稠疊使人聞之氣短言之哽咽有不能自已者耶嗚呼公之孝而未終其養公之賢而不究厥施在家有零替之痛在 邦有殄瘁之嘆宗黨失其所依歸善類齎咨以相弔所以爲公嗟惜者彌久而彌篤況余小子早贅公家周旋函丈積有年所者哉公之視小子無間於舅甥之親乃不鄙鈍頑奬勵

誘掖發蔀晰瞽必欲成就而後已其受知之厚承
誨之勤固已出尋常萬萬矣記公承　惠藍田也
小子歸自南中歷拜牀下淹留數日穩承謦欬溫
溫之容琅琅之語宛若平昔而慇此蹇連曷以勤
苦者又不翅如父兄之詔子弟言猶在耳何日敢
忘自聞公訃經春入夏一信一疑餘悸未定瞻望
南雲神魂飛越雖哭徹於天淚到於泉曷足以伸
其恩而洩其悲哉嗚呼風儀哲哲不可復覿誨誘
諄諄不可復聆我有患而其誰砭也我有疑而奚
所諮焉前後覓牘珍藏篋笥有時按閱手澤尚存

雖欲抑情奉玩自不覺心肝之鑿也嗚呼痛哉公之在殯也尚未憑棺以哭公之將窆也竟失臨壙之痛草草菲奠亦倩人手俯仰情義靦面明神惟當飭勵強勉不負所學無辱公知遇之眷無隤公獎進之意公如不昧亦必有感於斯言矣

又　甥姪崔守仁

嗚呼壽也夭也禍也福也固皆仁不仁善不善之所由致則其主張是者天耶鬼耶抑人耶叩之于天蒼蒼不應質之于鬼冥冥無語證之于人滔滔乖舛未知主張是者果誰其將仁者仁惡者惡善

者善淫者淫而壽若夭禍若福任其自然而冥漠
焉莫的端倪耶然則君子何勸小人何懲而福善
禍淫之理果安在哉今於我公之場千億其惑敢
將蕪詞請陳一二伏惟尊靈毓慶高門系出廣李
挺英姿於金玉鍾淑氣於山河襲累仁之世德體
積善之令行詩禮庭訓忠孝誠篤安閒操履仁義
是企而溫良恭儉端毅莊嚴持心一於敬行己依
乎正學貫天人才達經綸臨下不怒而儼然斧鉞
接人致和而藹然春風當窮阨之時則處泰而循
常居易驕之位則持虛而戒盈我公所有不謂不

富而前後庚辛凶禍疊酷是果天耶鬼耶抑人耶至若文章末藝得之餘力而不足公有軒冕浮榮視之倘來而不足公道學在妙齡早拾蓮桂聯翩步武雲路翶翔玉立 朝端輿情咸屬於雅望宗匠國學士林爭推其師表唯允銀臺論思玉堂柏府風稜薇垣諫諍歷敭殆徧累經長席切時之章牘勤懇補衮之忠言縷縷佐貳天官則人服其衡平運策籌司則衆欽其經略左牧湖州而民口爲碑出按南臬而棠陰有誦殷鼎和羹庶幾次第而基翻世事邦國殄瘁欲提往事言先氣塞惟我祖

考才負不世而受知遇於　先朝倚棟樑於　王室逮事　當宁益竭丹忠而惟其嫉惡之剛腸寔爲羣壬之最憚風瀾忽驚於平地駭機猝發於一夕豺狼爲羣鬼蜮其輩彌天一網火烈崑山忠臣抱冤玉石未分干斗之怨氣射紫徹地之哀淚傾血猜聲怖影閉氛祲於　君門飄蓬落葉轉播遷於湖嶺纏身至病豈但掩卷而廢詩次骨潑讎不翅臥冰而握火噫天道周星十載而復　乾剛支斷白日重明推愍典於旣往光照泉塗下丹書於九重春回寒谷收錄隆眷爰擢亞卿將母之　恩

命戀至側席之 聖衷斯切公惟竭蹶分義是殫
而羊腸世路翻覆無常青雲忽隔於北關王珪奄
泣於西塞高堂鶴髮空勞倚閭之思千里嶺雲謾
入望鄉之眼屈放楚澤常冀靈脩之悔悟賈謫長
沙何年宣室之召還 國有大慶洪流霈澤之典
內移未幾旋蒙全釋之 恩宛邱園之昨日返余
初服喜北堂之歸寧重拂萊衣供職溫凊無廢風
晨雩昏湛樂友于宴是吹壎和篪山而採水而釣
可以供甘旨之奉皐而嘯流而賦聊以保閒逸之
趣期永享於百年忽凶變之猝疊俄妹繼之才屬

又弟魂之繼復親瘠濱危恐抑情而節哀悲割弸
中致神損而心隕既煎灼於侍湯更摧裂於慘慽
雖木石而不忍況邁絶之孝友嗟乎平日攝養之功
無賴奄乘時毒癘之氣潛中嗚呼痛哉公之易簀
在於十六王母之喪繼出廿四其間幾何日月才
旬蒼天蒼天胡寧忍此似此酷變似此奇禍溯古
未聞在今罕覯曾謂懿德如王母純行如王母而
不能獲報於天神反被無前之禍殃無一血胤紹
執衰絰而凄涼身後一至此耶行路聞之尚此掩
泣想惟尊靈目應難瞑與言及此不覺塡臆嗚呼

死生一理幽顯不殊毋或泉臺之下椿萱重侍連枝再會逢迎惝怳團聚一堂之樂無間平昔而反悲在世之人耶哀余小子少也險釁病結蓼莪孤露此生所恃於世者王母是仰諸舅是依而忽焉今日九原皆作山斗折矣迷道安適棟柱摧矣人間疇托昔者之來滿堂歡樂今者之來人事滄桑荒涼舊宅永閟之徽音莫承寂寞耳巖如昧之風煙增悲欒欒棘從忍對慼容所賴謝庭玉樹幸餘慶之未艾中郎青氈庶家聲之不墜單杯薦辭虔誠以告一聲長慟萬古今日

又　　再從姪世封

嗚呼大樸渾淪至和冲融胚胎鍾精乃挺我公天
表嶷然異質秀穎貯月氷壺懸秋玉磬自在髫齡
性成規㲃趨庭詩禮從事師友馳聲日下鶱名天
衢王佐之才經濟之需際會風雲契融魚水雍容
廊廟啓沃論思寵溢金蓮望隆玉筍一人當代獨
步昌辰天相慶門百祿來敍東銓烏府銀臺玉署
椿棣交陰鸞鳳接翅石家遺慶鳴珂舊里終風具
起霆霰橫擊一片錦衣有天無日刺骨含冤屬毛
遘禍淚槁柏樹慟結蓼莪吞聲噓嚱飲血茹荼危

機密有世綱泌懾闔門塗炭東西行哭命與禍會
仲又奄忽天道十年理有必復　淵衷覺悟幽枉
畢燭冤洗天波恩起涸鱗隱卒撫存哀榮備臻超
長三司提衡亞銓　隆眷稠疊異數便蕃雲溯而
冠寄跡朝端六載來往一日非安世事滄桑宦海
波轉衆正茅靡羿彀叢彈驚魂未定　嚴命催迫
遠隔庭闈蒼茫去國子迷塞夢親切倚閭兩地情
境眞窣欷歔湘江一兩蟄龍南遷陟屺五載子母
重歡至樂融洩寵辱都忘牢慅非愁鎩翮非傷無
何　大需言返初服檢方藥園閒臥淸洛叩公之

里如入畏壘登公之堂如遊華胥四僕皆春九曜
絶霜襟紳趨風後進傾嚮擬如淸鏞以像昭代望
若喬溟冀興雲雨淸時荏苒大限先輸慟哭辰巳
賢人再吁嗚呼哀哉昨年之變追惟哽噎王氏運
厄庾家癘係分灸伊始色憂旋焦蒼遑踉蹌左右
顚倒師貞夢遲胡酒斬靈同日荊樹雙萼凋零八
省高堂西日垂山出視靈牀人琴難攀欲逝不可
在生無術三魂内消二竪外蠻永負孝爲含怨泉
臺天乎忍是理不可推珊瑚既枯鵬海水渴人理
酷裂今古罕覩嗚呼哀哉不肖劣姪夙趨函文屈

指着尾猥荷悟賞承顔接辭披心開誠春風笑語
蒙翳消萌慇余倡獗哀余狷狹耳提面命對證發
藥尺素翩翩教詔申申次第點檢有盈巾衍庶奉
周旋毋忝知遇誰謂今日公遽短途屬公禍難余
臥牀席聞公寢疾扶曳省謁諸親齊會大疾已革
藥未及躬纊不入屬睠顧平生孤負恩眷茹恨没
齒慟遺窮天嗚呼哀哉許國忠義出天孝友嗚呼
今世吾不復覯瑞世文章傳家淸白嗚呼斯世吾
不再閱黃粱入代是非嘵嘵靑史他日輿論昭昭
淸風雅韻結爲大年神遊氣行光彩常鮮五十六

年有限者生百千萬年無涯者名

又　從子世瑗

嗚呼痛哉天可必乎其不可必乎天道是耶非耶自古君子之阨窮而遭罹禍變者班班於史冊小人之逸樂而富貴翺翔者滔滔於前後君子忘身於爲國而天反傾覆之小人得志於行惡而天乃扶佑之天可必乎天道是耶噫彼蒼蒼茫茫都無主張一任其自然而以至善人無所勸惡者無所懲則天理之難必而天道之難諶也久矣惡在其福善禍淫也噫我先之積善行仁而教成於一家

盡忠效節而名著於搢紳爲士林之楷範作邦家之柱石而抱天地所無之冤遭人世未有之禍者抑何哉仰天叩胷直欲訴上帝而不可得矣嗚呼痛哉石潭先祖立雪寒門獨得其宗名留國乘業垂後昆曾考趾美展步昭代 異恩徧被顯途無礙不幸早世百未一布王父聯璧家國增輝惟我

顯廟眷倚我祖際會之隆魚水之懽遡千載而未易有也逮事 今朝益殫忱誠追先帝而報陛下惟時尊靈與先君歷敭華貫世比三蘇望重一代當此之時孰不曰積善而獲報盡忠而享祿所

謂天者灼然可徵也而奸臣顓國傍伺有隙逞毒潛吹駭機猝發惟其嫉惡剛腸最見憚於險壬陰兩宏猷反成錦於萋斐王石不分丹忠莫白東京禍作貞臣負冤王哀詩廢孝子含痛屛跡畏影跼天蹐地瞻彼四方蹙蹙靡騁流離飄泊屢遷其居而惟幸慈闈在堂昆季無恙奉溫凊於晨昏盡怡愉於棣蕚家門之仰望知舊之慰解庶幾天者或有悔禍而復見日月之明也天道無知餘殃未殄歲在丁卯先君棄背痛冤在心哀毁踰制八載泣血一朝嬰疾而不肖無狀素昧病理不能竭誠迎

醫及時進藥而漸就危殆之境竟抱終天之痛天乎天乎何天道之難徵而天理之難諶也惟時余寓花山公則已還家鄉星夜命駕僅及屬纊相對痛哭地黑天蒼經理初終返櫬故山窆公指教我無子職公欲卜佳兆而藏先人之衣冠遍求遠近殆無一日在家者死喪孔懷人情所同而友愛出天於公初見與言及此只增摧裂尚忍言哉尚忍言哉天運循環十年而復 淵衷悔悟金章渙發賜爵贈爵榮及泉塗加階進秩 恩推遺孤渾舍聚首感泣 聖恩自是 恩召屢降仕宦無心分

義是懼罔勉或赴通計六年之間在朝未滿一歲
雖其索然於大禍之後無復有昔日之盛而猶且
家聲稍振子孫漸衍意或天道昭然在玆甲戌世
事又變西塞泣珓鄉關千里朝暮望雲白簡肆誣
大明蒙赦含冤茹痛籲天無路情理煎迫時耗危
怕貽書小子須加勉勵百口之托門戶之責戒誨
備至珍襲在笥及還南鄉道里尤遠乙亥之冬始
省匪所天涯相逢慰極而悲未久告歸去留惘惘
鴨綠江邊別淚雙垂歲丁丑有 恩移湖右之命
余在外庭轉赴朔野行李已發才到一舍並轡偕

行遂至藍關王母來會悅喜難狀　春宮聖痘霈澤旁流飄然歸田感祝徒勤不孝此身獲戾神明是歲春末又遭戀凶染氣大熾外人莫顧賴公料畫得以送終及其小定而占得幽宅遷奉先墓合窆慈喪皆公之力圖之也蓋公丁卯之竭誠而不得者乃遂於今矣前後恩德昊天罔極孤露險釁永失怙恃惟賴我王母若諸父而爲生息以未能盡孝於父母者庶幾盡孝於王母若諸父一心耿耿百年爲期柰何門禍滋酷癘氣潛遘公奉板輿移季父家不數日而季父又傳染則王母轉移古

堤而疾作矣伊時季姑強病侍湯證候添劇昇到
石田三處病患一時危重公嘗藥分炙往彼來此
親自扶護至誠禱天神理無徵降割斯酷妹魂才
招弟魄隨復凶變之慘千古無有東西行路亦雪
其涕矧公友于何以自制公之日夜所禱祝者惟
在萱闈之勿藥曾未幾何公又繼染公之寢疾已
六日而言語不少澀精神不少爽意其神勞豈弟
遄收勿藥一夕之間證勢猝劇夜色將半危兆疊
現驚遑焦煎竟至易簀天乎天乎何天道之難徵
而天理之難諶耶嗟乎嗟乎天不可問而理不可

徽耶惟公儒雅之望恬靜之操謙恭下士與物無
競孝友出天而人無間言行誼絶世而衆皆敬服
早歲攻文詞源倒峽俯拾高第通籍金閨在臺閣
則風裁獨持持銓衡則黜陟以公論思則密勿出
納則惟允坐籌司則訏謨得宜受藩任則瘦瘵獲
所噫天之畀於公者若是其豐則鹽梅佗日惟公
是屬熙皞斯世惟公是期柰之何泰山其頽棟樑
已摧後生咨嗟而無所矜式朝野相弔而遽失山
斗善人以怠惡者益肆所謂天道安在而其可必
乎吾聞養生者享遐齡活人者有陰德公則少多

疾病累阽危境而專意於藥餌用力於將攝怠生
徇欲體伊川之戒及至遲暮之年反勝於少壯之
歲此則養生之效也逮按嶺節赤地千里而區畫
手夙夜宣布其德意賙飢賑民行考亭之學環嶠
南七十州無一捐瘠此則活人之功也於此二者
兼而有之畢竟壽止於知命位不滿其德抑天偏
疾善人降此酷禍耶嗚呼痛哉剋期隔宵親朋滿
堂素幄空垂物色凄其一聲長慟萬古永訣辭有
窮而情無盡靈如有知庶賜歆格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七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附錄

行狀

公諱聃命字耳老姓李氏其先廣州人高麗末有遁村先生諱集以文學節行名於世爲廣州氏鼻祖八　聖朝子孫仍大顯曰之直寶文閣直提學亦以清白著曰禮孫黃海道觀察使　光廟賢相忠僖公仁孫之弟也曰克堅鴻臚左通禮通禮生承仕郞摯娶于星山仍家焉後分星州建漆谷府子孫亦分居之承仕生國子進士德符進士生學

生遵慶賢而早夭於公爲五世祖學生三子仲曰
熙復　贈承政院左承旨季曰光復訓鍊院僉正
贈兵曹參判承旨生諱潤雨號石潭師事寒岡
鄭先生爲世名儒當光海時以史官直筆忤鄭仁
弘被陰中幾罹危禍遯不仕　仁祖反正首簡拔
以爲經幄儒臣歷官禮工曹參議以卒曾通判鏡
城有儒化鏡人爲之立書院以奉之嶺鄉則於檜
淵泗陽配鄭先生焉石潭仲子諱道長號洛村弘
文館副應教　贈左贊成參判公子軍資監主簿
贈吏曹判書諱燮雨無嗣取以爲後卽公之皇

祖也弱冠遊鄭先生門下早知名士林間丙子以注書從 上入南漢時兵事匆卒自公卿百僚下至衛士卒伍皆得至 上前奏對甚閑屬辭記事筆翰如飛 上屬視之在列者相顧嘖嘖曰能又嘗出位論戰守計動中機宜 上甚親信之嘗以內翰在直廬病 上命內醫診治遣中貴人撫問不絶後瀋中有名兵之事即謝病歸屢以侍從召卒不起皇考諱元禎號歸巖吏曹判書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少擢高第仍祖子孫掌國史爲世所榮自通籍之初受 顯廟眷知特厚拔之

於羣猜衆咻之中擢置之卿宰之列將大任焉時
輩益媢嫉之初 孝廟大喪議 東朝服制掌令
許穆據嫡妻所生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說謂當
服三年贊成時烈乃以 孝廟爲體而不正而曰
當服爲庶子朞朝議不敢貳時烈我 孝廟遂不
得爲正體之尊由是士氣拂鬱封章迭起積十有
六年卒開悟 上心因嶺儒疏於是邦禮改正罪
人竄出快快之徒皆仇視嶺士而時領袖嶺士者
爲羣憾所萃卒之有庚申之禍後十年己巳 上
大覺悟 命昭雪其枉復其官 贈職領議政甲

戌時事又一變復收官誥後壬辰因孫世瑗擊鼓訟冤東山尹相國獻議直之 特命復官贈職如前也妣貞敬夫人碧珍李氏承政院左副承旨諱彥英女也承旨公號浣亭少卓犖有大節嶷然自立古所稱豪傑之士也光海殺永昌大君也桐溪鄭公抗疏極言之以大逆論死時爲諫官力爭並得罪名以此益顯與石潭公居同鄉又同門學爲同志友當昏朝所自樹立與夫晚節遭逢略相似也貞敬夫人正大有法度事君子和順而有禮育子孫仁而嚴性喜儉朴雖貴爲一品命婦而所服

御居處無異寒素家乙卯以後滚以盛滿爲懼每
勸家公早退二子旣榮顯常勉之以謙抑楷少獲
承事於夫人末年特被眷顧每升堂而拜德音款
款使人心悅而仰瞻容色亦肅然可畏子姪諸孫
常列侍於前謹敬如嚴君焉公以 仁祖二十四
年丙戌七月二十三日辛酉生于星州舊第幼而
聰悟絶倫自始就學師不勞焉十歲時過星州鄉
校輒下馬行太守聞之曰汝小兒何必爾也公曰
道上有碑云大小人員皆下馬吾雖穉獨非人員
之小者乎太守大稱賞曰此兒佗日必爲大人也

少歲謁省齋許先生於漣上先生教以君子爲己之學首初用功處自是常往來受業焉丙午中生員第五名庚戌別試擢亞元時先議政公以讀卷官同參考試自以處嫌疑之地文體有似者輒退避不預校選及出榜嘗所不悅者造語搆扇或曰李某對策有違格又曰其父與知立落事大諫南二星先以疏倡之隨而兩司發啓請削其科於是諸考官幷詣閤陳奏以理之又命官洪相國重普再上劄歷擧前輩試策規程及試院考校時事實以明其不然 上乃洞燭臺言之爲誣罔也屢

下教切責論者遂止而洎分榜猶操切之辛亥秋付成均館學諭癸丑陞學錄兼奉常寺奉事明年仁宣王后喪差山陵監造官陞學正冬遷博士乙卯春拜承政院注書八月被選弘文錄差實錄郎廳兼記事官九月陞典籍轉兵曹佐郎拜副修撰旋陞副校理除北評事不赴拜正言以親病辭遞仍還鄉省覲丙辰春拜持平還朝移副修撰嘗晝對講畢陳鄉里所見聞諸司弊政爲民瘼甚者凡數事仍條奏變通之宜 上皆可之又極論軍政之紊亂御營保人不許移定束伍及別隊無定

數爲列邑痼弊 上納之下廟堂命大釐軍制廟堂因循卒不果時以忠州官屯賜公主公又言其不可 命還之本邑公以 上新卽位春秋鼎盛輔養之方不可不及斯時也每進講必眷眷於成就君德其言以謹獨爲第一務又請不時召見儒臣講論心學諮詢治道 上深納之夏兼實錄郎廳拜獻納先是因 王大妃違豫 命疏放囚繫勿論罪輕重悉原之至於啓覆重囚罪關綱常者亦免死公以爲此雖出 聖孝而實啓後弊不可以既往不諫也與同僚陳啓仍請承旨不封繳有

司之臣不能執正法以爭者之罪六月拜校理薦
入吏曹爲佐郎妖僧處瓊本平海吏孫壽子詐稱
昭顯世子遺腹男自陳於大臣家於是二品以
上三司會北營按驗俾公任鞫問事摘其奸僞端
緖旣露然後三省考竟之公仍爲問事郎覆鞫益
明審竟盡得其情罪人就服妖言遂息冬兼敎授
東學漢學丁巳春拜修撰副校理夏選知製 敎
時朝議以爲今 聖上遵先王末命典禮旣定大
統遂正此大事也有事必告禮也兩司諸臣遂發
告 廟之論諸嘗以附會誤禮獲罪者益恚欲以

討沮遏之挾外戚貴家譸張爲飛語煽動內外
上意不能無惑 命盡遞臺官發其議者於是尹
鑴等之疏上伸救罪魁詆斥禮論欲因以變亂國
是公上疏力卞之仍極陳時烈執拗遂非壞禮亂
統之罪與失志之輩乘機造言以熒惑 上心又
言臺閣之臣言雖不中不宜摧折使言路杜塞也
上優答之 命竄鑴遠裔秋拜吏曹正郎兼校
書校理冬拜檢詳陞舍人戊午拜執義江西令李
過所犯贓至四百石有司奏當以編配公駁奏請
嚴訊以正法且劾金吾官治贓汚不嚴二月遞拜

軍資監正時廟堂方有戶布之議公言我國征賦有田稅田稅卽租也有京大同大同卽調也有身役身役卽庸也今若代身役而納戶布是無庸而有兩調也無亦爲無名之賦乎議遂寢三月拜校理陞副應教許先生旣解相職便出江郊將貸船還鄕公與同僚上劄請留之略曰許穆少從事文穆公鄭逑之門得聞誠正之學工夫篤實造詣醇正年彌高而德彌邵至於正大禮尊大統以扶植倫綱無非穆砥柱橫流之力 殿下嗣服之初首先延登一歲中超置巖廊朝廷倚以爲重四方想

其風采今乃求退不已遽出國門是則不但以年至欲去也　殿下所以待之者無乃不承權輿乎士之仕也非爲榮其身將以行其道也故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禮貌衰待有不暇言也日昨穆所上劄切中時病其曰明義理振法紀存警戒勉聖德嚴宮禁抑私枉納忠諫斥邪佞誠爲邦之良規救時之切務　殿下不徒優其禮必須用其言一切加意行之不但國賴而又穆亦無可去之義時

上違豫停講累月公復上劄陳誠略曰方靜攝中雖不能按法服坐法殿開講如常日簡其禮貌時

賜引對亦不必親出 王聲躬自誦讀但令臣等前說經史或商確義理或講論治道或不無開發之益亦可以振拔精明舒暢志意大有裨於靜養之道又說 國朝故事 世宗置集賢學士或卧內召見或月夕從容寵待儒臣無異於家人父子者 聖批嘉納之夏陞拜同副承旨是年旱甚蕲雨牲幣幾卒而卒無應公於前席建白請祭虞辛餓死者於三郊又請節省經費預講賙賑之策且陳人主遇災修省之道政令賞刑一出於至公無私以悅民心以荅天意八月陞右副十月辭遞隨

議政公南下十一月拜戶曹參議還朝以議政公新判度支故例遞己未春拜掌隸院判决事旋拜大司諫被囚人許愬坐罷未幾特敘拜右承旨病遞拜兵曹參知五月陞參議旋拜左副承旨是夏許先生召至京師及歸上疏言首相許積權位盛其庶孽子堅所爲多無狀疏奏 上怒以爲聽人指嗾於是有大臣白 上竄朝士四人權大載權瑎李鳳徵李沃公與同僚繳奏言四臣者無見罪一朝並流竄之何名也嚴 批不從七月儒生李启平上疏攻許領相 上震怒以爲陵轢大臣爲

大載等左袒 命鞫之公又覆逆曰后平言雖無倫以儒爲名遽下廷尉拷掠之太過 不聽又啓曰 聖上卽阼以來以儒陳疏者朴瀗柳弼明一則語犯 慈聖一則以宗統有歸爲言故有拿鞫之 命今后平所坐比之瀗弼明有間施以他罰亦足以懲之 上始允之止令竄配前月洪尚書宇遠言事忤 上旨將去歸鄉里公因進對請慰諭而勉留之至是 下嚴旨命削奪宇遠官爵亦罷公職臺諫爭之 不從至八月因大臣陳白始有敍 命公自是不安於朝力求外補十月拜洪

州牧使在官清簡律已平易近民其政一以蘇殘祛弊爲先務莅任之初首訪閭里疾苦凡爲宿瘼於編氓者悉蠲去之屬歲大侵所自奉益損薄一意於荒政一境之内無有捐瘠庚申夏解官從議政公于理山謫居時堅柟之獄起按獄者乘時逞私憾以體府事建議政公公兄弟囚服徒跣號泣於道每審官出入攀轅扣額沫血訴枉行路觀者莫不流涕時宰或慜肰動聽間有一二公議爲之伸白惟配而止後八月因死囚亂言又被逮死囚言亦無實彼則鍛鍊益急卒罹凶禍公奉柩舟行

達忠原江上仍僑住金灘十月就星州先壠葬畢
卽返寓次是時權凶素憚公兄弟者流言甚危怕
益設機擭將甘心焉以是不敢遽歸鄕廬數遷次
流離所至輒杜門謝絶賓客辛酉秋移堤川壬戌
轉寓榮川金岡里癸亥冬以前任洪州時微事就
理旣而因赦放還是年 上特命收敍蓋 上已
悟先府君非辜示不忿於公也丁卯春始還石田
舊宅己巳二月 特旨命復先府君官賜之祭以
刑曹參議召公公於是感激趨 命至京師血疏
陳先臣橫罹寃誣狀 上批惻怛追奬丹忱特示

於憐之意三月拜左副承旨上疏辭職且陳情理不忍參坐鞫獄 命換其房次嘗因進對 上謂庚申之獄多構誣枉濫仍再三顧語公曰爾父最冤予每惻然公匍匐前對涕泗被面嗚咽不成聲 上爲之動容諸臣無不慘然變色於是追罪庚申主張按獄者或殛或竄已死者削其官爵也陞右承旨閏月拜全羅監司修撰沈檖上疏言某宜於啓沃宜於籌策亦宜於文翰之任不可出外吏曹覆啓亦曰李某儒雅多聞固宜留内遂遞拜大司諫以禮官致祭之日當以身受 命陳疏乞暇

四月南還拜副提學五月陞拜禮曹參判換工曹
拜副提學尋遷都承旨提擧備局六月還朝兼提
擧惠民署八月差 孝恩殿練祭題主官辭遞九
月有雷電之異公與同僚 啓陳寅畏修省之實
其本在於先正君心其要在於修擧政事其目則
曰循天理而絶私意曰親正士而裨聖德曰納諫
諍而恢言路曰攬權綱而立體統曰勵臣工而趨
事功曰遵 先王而守舊章曰愼賞刑而厭人心
答曰災異非常恐懼方切今觀誠誨無非格言
至論深嘉憂愛之誠可不留心而體念焉遞拜禮

曹參判十月 上候平復以藥房勞進階嘉義大
一月因大臣劄 特贈先府君領議政仍 命遣
近臣賜祭公復陳疏請由 命給馬異數也拜副
提學庚午正月以親病辭遞三月復拜副提學召
還四月又陳疏乞歸葬 上下敎政院曰副提學
某將遷厝亾父其下諭方伯各別顧視亦 特恩
也還鄉上疏辭職且陳沿路所見旱風爲災牟麥
盡枯水田皆龜坼不可以播秧仍言弭災之方惟
在 聖明反求諸已驗之於精神心術之間號令
事爲必以合天爲務 上寵納之五月以都承旨

承 召未上道還拜副提學 東宮初置官僚以
公爲右副賓客趣 召趁冊禮六月差 祔廟都
監提調上乞郡疏下該曹覆啓言某之文學儒雅
鮮有其倫離經幄補下邑非重內輕外之義可勿
許是歲嶺南仍大旱千里赤地朝廷憂之適方伯
缺難其代大臣薦公以拜之公旣辭不獲 命上
疏言賙賑方略首請減賦省役以寬民力且陳移
粟之事兌那轉換之宜凡六七條及到營復多方
料理所聚穀數十萬石於是周巡列邑按視坊曲
第其被災荒甚與不甚邑爲四等一邑之內又第

其甚與不甚坊爲三等是年征役逋糴隨其等差
以次蠲除所聚穀分俵列邑者亦視此而多少又
分飢民男女丁壯老弱亦爲三等方春賑施一率
其差次規畫纖悉守令易以奉行公以設粥賑饑
爲惠不咸飢民聚集一處疾疫所由與令民各守
其室廬無動以乾糗計日而均施之民在冬旣免
追呼徵科之擾及春又無扶挈就食之勞皆按堵
自在道無流莩公自受任以來夙夜殫竭心慮至
誠憂勤以率勵屬部自州縣牧守至邊將郵督莫
不感激盡心無敢怠慢所領一道七十州之民舉

得全活而公於數月之間髭髮頓白公前後以賑
事數有陳請廟堂沮格之大臣或訾謷公曰嶺土
之飢不如是甚也道臣太張皇事或自斷使恩歸
於已怨及於朝廷白于 上請問備公公封疏待
罪旣又以病辭至五月疏凡六上始獲遞拜副提
學六月交印界上以親病徑歸鄉廬八月拜大司
憲辭不赴前大臣短公者至是悔之治書公以謝
勸之起又請 上別諭召之公辭疏適至 上賜
答曰卿之至誠濟活予所詳知縱或有未及稟奪
之事原其本心急於救民斷斷無佗而廟堂請推

亦不過事體間事耳於卿有何大段不安而陳章
引咎若是其太過乎風憲首席不宜久曠卿其安
意勿辭從速上來察職九月赴 召至尚州以親
病拜疏徑歸移拜大司成十一月還 朝兼同知
春秋館事壬申春兼副總管以歸省病母辭遞國
子二月南下三月拜大司憲上疏臚列閔鼎重罪
狀仍言明朝楊順路楷誣殺沈鍊胡膏誣殺楊允
繩後皆反坐伏法夫順膏等所誣一人而已王法
尚不貸今鼎重所構擧朝幾人也又曰鼎重非臣
一人之私讎實乃國家之奸賊允合上告 君父

下告有司明其罪而致天討五月拜副提學屢辭至七月遞八月拜大司憲十月承 名道病辭遞癸酉春拜左尹三月還朝遷大司諫乞暇南還五月拜副提學 名還兼承文提調備局有司堂上七月上疏乞郡 上從之下其疏該曹大臣言政例不宜擬外任 上曰觀其疏情理可於特爲允許大臣言如此姑徐之拜吏曹參判兼同知成均館事九月兼副總管受暇既歸再控疏不得遞十二月還朝道遇疾舁到旅次在告踰月解本職二月拜禮曹參判三告遞是年四月春澤等聚銀之

獄未究而朝著變於是以公爲向時主張論議
啓釁公于昌城時澤之黨新得路者最嫉公咸注
鏑于公人莫不爲公憂之公怡然曰禍福天也及
到配寄書家人曰吾非以死生爲戚戚者但遠離
老親復踏關西路此爲痛切耳西戍四年常閉門
深處一室訓課小子觀玩書籍而已知舊間書疏
往復亦稀嘗作思老親曲十二章辭甚悽惋丁丑
閏三月 上憫旱命疏釋在纍者大臣卿宰持囚
案進對 上問李某罪名云何柳領相尚運對曰
以主論爲罪而未必然也但於其儕流間望重故

人以爲主論也知義禁中琓曰合啓以傷人害物爲言此人心事不必有傷人害物之意矣尚運又曰此人所遭與他人異直以傷人害物爲罪非所以原其情也 上命減等量移公得內徙藍浦己卯春 王世子痘疹平復以赦放還初公之西謫也新經劇疾遠赴絶塞人皆慇然憂之及六年而歸神精不少衰蓋節宣靜養之力如此庚辰季冬太夫人遘癘日委篤公每晨夜沐浴取井華禱北斗如庾黔婁事及公弟察訪及姜氏妹傳染同日不起公出臨喪次搯膺雪涕入侍病側怡聲悅顏

侍嘗不忍視也未幾公亦病以辛巳正月十六日
卒享年五十六稽時隨家兄任湖縣湖中士大夫
素不識公者聞公喪莫不噫吁而曰賢宰相亡矣
丙戌冬 上特命還授職牒當甲戌初與公同時
被譴者衆而 恩命獨先及於公公幼有至性方
六歲時貞敬夫人嘗有疾公請邀醫進藥不許曰
汝孩子何知公退而獨自語歎曰我心之憂而誰
知之於是人已知其有深愛遠識云公有弟未成
童而夭其病革也公日夜救之及亡痛之若喪成
人焉公先代石潭公父子與浣亭李公皆出寒岡

門下所師許眘翁亦寒岡弟子蓋公於鄭先生私淑爲多公嘗自言少日聞許先生敎云義利剖判處當如一劒兩段某常所服膺在此平生行己處事與夫立朝奉公頗於此得力云公身姿短小素多病羸弱平居力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而至當盛坐稠人之會及朝與諸士大夫言精彩動人一座盡聳每前席奏事明辨剴切辭理的當 上未嘗不傾聽焉姪世璦童子時隨尊公內翰直廬嘗遊闕庭被隷問知相與語曰此 上所稱講官第一李舍人之姪耶公屢長國子每試士正襟端坐

未嘗跛倚言笑寡易容儀整肅諸儒生退相謂曰近來國子師席儒雅簡重無如今先生者權相國大運嘗語人曰當世雅望當以李某爲首云公溫雅從容精神內蘊雖當應接紛閙意氣安閒不見有倥偬之色嶺伯時致書有曰當喜怒憂樂之際而未見客氣固知辦事之無疑處煩擾悤迫之中而自有主形可想理劇而有裕閱吏部昌道之辭也公妙解籌數爲世所稱其佗方技之書一見便領其大意專門者無不歎服然亦不屑於深究也公旣少小顯達門戶光大常謙謙抱退自守淸簡衆

胥市井之徒與苞苴私謁未嘗一及於門門庭常蕭然也自遭禍變懷抱寃鬱竄身窮峽處畏約十年所操守益堅固不攫其在榮川也金錫胄盛遣心腹人伺察動靜見公戴平凉子手鉏菜畦足迹不出柴門外歸而告胄頓足曰吾無葬身之所公自少以儉約自持平生不御華盛之服器用皆取樸陋及變故以來益自損貶不以平人自居雖位躋卿月而在京從宦不乘軒軺麤綿粗布一如寒士己巳以後雖迫於　敦命黽勉造朝而榮進非其志也題主官祔廟都監皆陞秩之階而輒辭不

拜每赴 召尋復請急蓋未嘗累月淹京師六年
之內在朝之日無幾焉公在家必雞鳴而起盥漱
衣服冠先謁寢廟就省于太夫人太夫人先張燈
以待之與諸子諸婦侍列從容退則斂膝而坐雖
燕處獨居未嘗見其隋替之容太夫人朝夕進食
必親閱飲膳食已復諦所食飲多少而後退太夫
人少有不安節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居家大小
事必以聞于太夫人然後乃行奉祭祀尤致敬謹
前一日沐浴整衣冠設坐中堂終日危坐親省其
滌濯及祭洞洞屬屬然致其慤禮容可觀公六代

七代祧主遷于長房貧無以祭諸宗有埋安之議公時在西謫貽書宗中以家財付之使方便料理遂置祭田及後親盡仍以爲墓田至今香火不替處宗黨恩意周洽窮窶者皆以爲歸無有遠邇疎戚待之一以誠悃是以一門倚而爲樑棟焉叔母鄭夫人年老無子公自榮川歸卽奉置于比舍朝夕分以滫瀡每晨省太夫人訖次詣鄭夫人起居日以爲常及喪棺槨殯斂之具皆自公辦公弟校理公早世揚英人以公輔期之不幸抱抑成疾卒以夭公痛傷之雖歲月旣久而語及輒嗚咽銜涕

撫養諸孤一視已子李氏察訪公有大才自廢不
肯仕朝議將不次陞用力辭乃已終於家公與之
寢處飲食必共未嘗須臾相舍及病病癘氣薰蒸
公終始躬自救視公年位既高愈自遜抑雖對案
方食聞有客至投匙箸縱屣出接之凡交際賓客
慇懃款愨和氣藹然不以長貴有挾也平生無疾
言遽色御僮僕不怒而威蓋莫不感戴恩信自不
敢欺謾也公初葬于茶山先塋之下麓戊午冬遷
厝于贊成公兆次與貞夫人合窆焉貞夫人李氏
太宗別子敬寧君裶八世孫也父戶曹佐郎

贈吏曹參判諱碩揆祖領議政貞肅公諱聖求號
分沙訏謨事業爲中興名相曾祖吏曹判書 贈
領議政文簡公諱晬光號芝峯以儒術文章著於
宣仁之際母 贈貞夫人驪興閔氏同福縣監
聖復之女丁未籍入觀察使起文之玄孫也夫人
性易直寬和言行動循禮法少長於相公之門既
嫁而夫家隆盛未三十受夫人誥既榮貴矣常自
持柔巽未嘗有自滿之色相夫子以淸名儉德顯
於朝以睦婣任恤稱於鄉黨貞敬夫人老年含寃
茹痛日漸弊不可支夫人左右色養夙夜服勤不

懈以寬慰其意竟獲康寧以終遐年親戚咸曰孝
婦年踰大耋猶以禮敎自律雖子孫姪甥未嘗以
袒服見也少於公四歲後於公三十六年而卒壽
八十八有二男二女男長世璘成均生員次世璟
執公喪過毁旣外除明年夭女長卽楷室也次適
睦聖謙夫妻俱早死世璘娶張氏萬元之女旅軒
先生之玄孫朴氏倫之女趙氏世瑗之女三娶各
生一子曰大中裕中處中一女趙出適金井東世
璟娶申康濟女無子以裕中爲後楷二子必謹必
勉一女權夏彥大中二男長東陽次及一女幼夏

彥一子曰俛楷不佞贅于尊門今五十年知公之世德家行最詳且念楷先世與公家代有誼分楷高王父承宣公嘗推石潭公爲一代名士而曰星州距陜川不百里而不識仁弘之門賢矣哉今其手錄猶在楷幼時見先君子每稱歸巖公冤輒喑嗚太息且說囚庭中面斥閔鼎重事而曰方頓弊奄奄言辭終不錯亢直之氣逾厲是難也則楷得於家庭見聞又如此輒不揆妄猥列公言行事蹟撰次爲狀仍最公先世德業可以傳示後昆者述其大略如右云女壻前參奉姜楷謹狀

家狀

公諱聃命字耳老姓李氏廣州人始祖諱集世所稱遁村先生者以學行顯於高麗之季官判典校寺事生諱之直仕 聖朝爲寶文閣直提學選清白生諱禮孫黃海道觀察使生諱克堅鴻臚左通禮生承仕郎諱墊娶于星山遂居之後分星山建府子孫遂爲漆谷人生諱德符進士生諱遵慶晢不顯生諱熙復 贈承政院左承旨寔爲公高祖曾祖工曹參議諱潤雨號石潭光海時以直道斥不仕及 仁祖反正首擬以經幄之任早師寒岡

鄭先生學問高明鄭先生深敬重及卒配祠之鏡
城之鼇山亦立祠焉祖弘文館副應教　贈左贊
成諱道長號洛村始承旨公有弟諱光復訓鍊院
僉正　贈兵曹參判子軍資監主簿　贈吏曹判
書諱榮雨無嗣洛村公爲之後從鄭先生學甚知
名丙子　車駕幸南漢時兵興倉猝無戰守備公
以注書出位論方略　朝廷多賴之後淸人來召
兵郎謝病歸屢加官終不起考崇政大夫吏曹判
書兼判義禁府事弘文館提學諱元禎號歸巖少
邁儁有聰明看書能八行俱下擢高第入翰院自

石潭至公仍三世也談者榮之仕於　顯肅之間
舉施多及於生人時　朝廷因嶺儒疏罪己亥誤
禮者宋時烈黨時烈者皆甘心欲魚肉之而公於
嶺人尤傑然爲領袖故卒受庚申之禍後十年
上大悟命復官賜祭　贈領議政又幾年黨人復
用事收官誥因領府事尹公趾完獻議直之復官
如前妣貞敬夫人碧珍李氏承政院左副承旨號
浣亭諱彥英女也正大有繩則事君子和順而有
禮畜子孫仁而嚴性又儉質服御居處未嘗近華
感公以　仁祖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生于星

州舊第聰明敏悟學不煩師六歲時貞敬夫人有疾公請迎醫進藥謂其小不許公退而獨憂歎不已其至性已如此及十歲過州學輒下馬太守聞而奇之曰此兒佗日必爲大人弱冠謁省叜許先生於漣川聞君子之學自是常往來受業焉丙午中生員第五名庚戌別試擢亞元時議政公以讀卷官亦叅試常退避不預及榜出嘗所不悅者造語以爲有私大司諫南二星及兩司啓請削其科於是諸考官幷詣闕陳奏以理之命官洪公重普亦擧其實以明其無私剳再上　上乃深知其誣

罔屢嚴 首切責之言者遂止然必欲塞翰林故
猶持之逾年不已辛亥秋付成均館學諭癸丑陞
學錄兼奉常寺奉事明年 仁宣王后喪差山陵
監造官陞學正冬遷博士乙卯春拜承政院注書
八月選弘文錄差實錄郎廳兼記事官九月陞典
籍轉兵曹佐郎拜副修撰旋陞副校理除北評事
不赴拜正言以親病辭遞還鄉省覲丙辰春拜持
平還 朝移副修撰當晝講畢陳鄉里所見聞諸
司弊政爲民瘼甚者凡數事仍條奏便宜之道
上皆可之又極論軍政案弊御營保人不許移定

束伍及別隊無定數爲郡邑弊 上下朝廷議欲
整理之卒寢不行又諫忠州官屯之賜公主者還
之本邑公以 上新卽位春秋鼎盛輔養聖德宜
及此時每進講必以修德進善爲本而其要在謹
其獨以防逸欲然後身治而德可新又請不時接
儒臣講論心學諮詢治道 上深納之夏兼實錄
郎廳拜獻納先是因 王大妃違豫 命疏放囚
繫罪輕重一切原之至於啓覆重囚罪關綱常者
亦免死公以爲此雖出 聖孝而實啓後弊不可
以旣往不諫也與同僚陳啓仍請承旨不封繳有

司之臣不能執正法以爭者之罪六月拜校理薦
入吏曹拜佐郎時妖僧處瓊詐稱　昭顯世子遺
腹男自陳於大臣家於是二品以上三司會北營
雜驗之公爲問事郎稍得其奸贓後三省考竟之
公亦因其任覈其奸益驗罪人旣服妖言遂息冬
兼教授東學漢學丁巳春拜修撰副校理因書講
請罷別隊精抄又請定貢布升尺隨升織青隨尺
立杙以防奸吏操縱及罷嶺南之天鵝防納夏選
知製　教時國家遵　先王遺意旣正誤禮議者
以爲當告　廟兩司啓請之諸嘗以議禮得罪者

益快快欲沮遏之挾外戚貴家內外相煽以飛語
上意亦惑言者皆被黜於是尹攄等乘時救宋
時烈非毀禮論蕢變國是公上疏力卞仍極陳時
烈執拗遂非誤禮亂統之罪與失志之輩乘機造
言以熒惑 上心又言臺閣之臣言雖不中不宜
暴折使言路杜塞 上嘉納之攄遠竄秋拜吏曹
正郎兼校書校理冬拜檢詳陞舍人戊午拜執義
江西令李逌贓至四百石有司奏當編配公駁請
嚴訊以正法且劾金吾官治贓汚不嚴二月拜軍
資監正 朝廷方議行戶布公以爲 朝家征賦

有田稅田稅卽祖也有京大同大同卽調也有身役身役卽庸也今若代身役而納戶布是無庸而有兩調也無亦近無名之賦乎事遂寢三月拜校理陞副應教時許先生解相將歸公與同僚上劄請留之略曰許穆少從事文穆公鄭逑之門得聞誠正之學踐修勇篤持守醇正年彌高而德彌卲至於正大禮尊大統以扶植倫綱無非穆砥柱橫流之力 殿下嗣服之初首先延登一歲中超置巖廊 朝廷倚以爲重四方想其風采今乃求退不已遽出國門是則不但以年至欲去也 殿下

所以待之者無乃不承權輿乎士之仕也非爲榮其身將以行其道也故諫不行言不聽則去禮貌眷待有不暇言也向者穆所上劄切中時病其曰明義理振法紀存警戒勉聖德嚴宮禁抑私枉納忠諫斥邪佞誠爲邦之良規救時之切務 殿下不徒優其禮必須用其言一切加意行之不但國賴而又穆亦無可去之義又 上違豫停講累月公復上劄略曰方靜攝中雖不能披法服坐法殿開講如常日簡其禮貌時賜引對亦不必親出王音躬自誦讀但令臣等前說經史或商確義理

或講論治道或不無開發之益亦可以振拔精明舒暢志意大有裨於靜養之道又言 國朝故事世宗置集賢學士或臥內召見或月夕從容寵待儒臣無異於家人父子者 上省嘉納之夏陞拜同副承旨時旱甚求雨十禱卒無應公於前席建言祭庚辛饑死者於三郊又請節省經費預講賑救且陳人主遇灾修省之道政令刑賞一出於至公以悅民心以荅天意八月陞右副十月陞左副奏治內醫李時聖陪公主家人而托以主行所過供給橫恣不法之罪是月辭遞隨議政公南歸

十一月拜戶曹參議還遞以議政公新判度支故也己未春拜掌隷院判決事尋拜大司諫坐因人訴罷未幾特叙改右承旨兼尚衣提調病辭拜兵曹參知五月陞參議旋拜左副承旨是夏許公上疏言領議政許積權位盛其庶孼子堅所爲多無狀 上怒不信於是大臣爲領相地白 上竄權大載權瑎李鳳徵李沃四人亦以貳領相也公與同僚繳奏言四臣無見罪而一朝流竄之不可不從七月儒生李启平上疏攻許領相 上又大怒以爲聽人指嗾唆鑠大臣爲大載等左袒 命鞫

之公又覆逆曰启平言雖無倫以儒爲名遽下廷尉拷掠之太過 不聽又啓曰 聖上即阼以來以儒陳疏者朴瀗柳弼明一則語犯 慈聖一則以宗統有歸爲言故有拿鞫之 命今启平所坐比之瀗弼明有間施以佗罰亦足以懲之遂可之而竄先時洪公宇遠以言事忤 旨將去官歸鄉公請慰留之不報至是 命削奪宇遠官公亦罷臺諫爭之 不從八月因大臣言敍付軍職十月拜洪州牧使公自見罷後力求補外至則淸簡律已平易近民首訪閭里疾苦悉除去煩弊屬歲大

侵薄入儉出一意賙恤四境和完民久懷之庚申
夏解官從議政公于楚山謫所始公父子正直有
盛名而結知人主　寵眷隆重憸詖冒進者已忌
之及告　廟之論發尤恚恨欲陷害中傷之會壓
柟獄起因此爲盡除異己之計以體府復設事逮
議政公公兄弟因服徒跣號泣途路審官出入攀
轅扣額沫血訴枉觀者莫不流涕金錫胄異議人
也爲之建白而明其誣惟配而止及閏八月以疣
因亂言再逮獄金壽恒閔鼎重輩復羅織鍛鍊卒
致之禍公奉柩舟行泊忠州僑殯金灘十月窆于

星州先壠反虞於寓次時素憚公兄弟者益不自安尤欲害之危言流播詗伺日急故不敢遽歸鄉里數遷次流離所至輒杜門謝客辛酉秋移堤川壬戌轉寓榮川金岡里癸亥冬以前任洪州時微事就理因赦放還是年 上特命敍用蓋 上已悟先公之枉示不忘於公也丁卯春還石田己巳二月 特旨復先公官遣官致祭以慰弔之又召公以刑曹參議公於是感激奮起趨謝闕外上疏陳先臣橫罹冤誣狀 上惻然下批暴獎哀憐之三月拜左副承旨上疏辭職且陳情理不忍參坐

鞫獄 從之換其房次嘗因進對 上謂庚申之
獄多構誣枉濫仍再三顧語公曰爾父最冤予每
傷之公匍匐前對涕泗被面嗚咽不成聲 上爲
之動容諸臣無不慘然變色於是庚申主獄者一
聽坐之金壽恒宋時烈賜死益勳師命皆伏誅金
萬基錫胄追削其職陞右承旨閏月拜全羅監司
修撰沈檖上疏言李某才學宜啓沃宜籌策亦宜
文翰之任不可出外吏曹覆啓亦曰李某儒雅多
聞合置左右裨輔 聖敎不宜任藩遂改大司諫
以先公致祭陳疏乞暇四月南還拜副提學五月

陞禮曹參判在外換工曹拜副提學移拜都承旨提擧備局六月赴 召上疏辭 優批以俟秋將母不許七月兼惠民署提調八月差 孝思殿題主官辭遞九月因雷電之異率同僚 啓陳寅畏修省之實其本在於先正君心其要在於修擧政事其目則曰循天理而絶私意曰親正士而裨聖德曰納諫諍而恢言路曰攬權綱而立體統曰勵臣工而趨事功曰遵 先王而守舊章曰愼賞刑而厭人心 答曰災異非常恐懼方切今觀誠誨無非格言至論深嘉憂愛之誠可不留心而體念

十月 上候平復以藥房勞進階嘉義十一月因
大臣劄 特贈先公領議政仍 命遣近臣賜祭
公復陳疏請由 命給馬異數也拜副提學庚午
正月以親病辭遞三月復拜副提學 乞還四月
陳疏乞歸改葬 上下教政院曰副提學某將還
厝公父其下諭方伯特厚顧視正月八辭 上賜
胡椒臘藥還鄉上疏辭職且陳沿路所見災傷二
麥盡枯水田皆龜坼不可播秧仍言弭災之方惟
在 聖明反求諸己驗之精神心術之間號令事
爲必以合天爲務 上寵納之尋以都承旨校

名未上道還拜副提學 世子冊封除右副賓客
趣 名趁行禮六月差 祔廟都監提調又辭上
疏乞郡 上答以經幄重任不宜輕許外補吏曹
覆啓亦言李某文學儒雅鮮有其倫今從其請非
重內輕外之義可勿許而已拜慶尙觀察使是歲
嶺南大旱赤地無穀民將流散 朝廷方議賑濟
而難其任於是以公爲能而拜之旣辭不獲卽上
疏言賙賑方略首請減賦省役以寬民力且陳移
粟輦輸轉換事凡六七條得京畿忠淸咸鏡穀數
十萬石又遣軍官李元禧等賷銀五千兩往海西

貿穀七千餘石又捐俸以益之巡視郡邑第其災傷郡分四等坊爲三等又分飢民男女丁壯老弱爲三等凡減放租稅分俵賑粟一視其等衰而上下之綱條較具守令易以奉行公以設粥賑饑爲惠不咸飢民聚集一處疾疫所由與令民各守其室廬無動以乾糗計日而均施之民在冬既免追呼徵科之擾及春又無扶挈就食之勞按堵自在道無流莩公既受任憂勤殫精日夜不得息故自州縣牧守至郵督邊將皆感勸盡心無敢怠慢所領七十州之民舉得全完公於數月之間鬚髮頓

白時大臣有請推公者曰嶺南不甚饑而張皇陳
請事或自斷 朝廷有時不從故恩歸道臣怨及
朝廷公上疏待罪又以病辭至明年五月疏六
上而始得遞拜副提學六月解印徑歸上疏辭以
親病八月移大司憲又辭不赴大臣短公者至是
悔之抵書謝之且勸之起又白 上別諭敦名而
辭疏適至 上賜答曰卿之至誠濟活予所詳知
縱或有未及稟奪之事原其本心急於救民斷斷
無佗而廟堂請推亦不過事體間事耳於卿有何
大段不安而陳章引咎若是其太過乎風憲首席

不宜久曠卿其安意勿辭從速察職九月赴 名
至尚州又上疏以親病辭卽還移拜大司成十一
月還朝兼同知春秋館事壬申春兼副總管辭遞
二月還鄉三月拜大司憲上疏論閔鼎重罪狀仍
言明朝楊順路楷誣殺沈鍊胡膏誣殺楊允繩後
皆反坐伏法夫順膏等所誣一人而已王法尚不
貸今鼎重所構舉朝幾人也又曰鼎重非臣一人
之私讎實乃國家之奸賊允合上告君父下告有
司明其罪而致天討五月拜副提學屢辭七月遞
八月拜大司憲十月承 名道病辭遞癸酉春拜

左尹三月還朝移大司諫乞暇南還五月拜副提
學　召還兼承文提調備局有司堂上七月上疏
乞郡疏下大臣以爲不可　上從之拜吏曹參判
兼同知成均館事八月差　謁聖試官九月兼副
總管受暇歸再疏不得遞十二月還朝道遇疾舁
到旅次在告逾月解職二月拜禮曹參判三告遞
猶帶春秋堂上時金春澤等聚銀締交謀翻朝政
事覺鞫治方械繫獄中造流言通宮禁及四月朝
著一變新得路者最嫉公必欲陷之勸公以向時
主張論議者竄于昌城公卽道肰就道曰禍福天

也及到配寄書家人曰吾非以死生爲戚戚者但遠離老親復踏關西路此爲痛切耳又作思親曲十二章以傳辭甚悽惋謫居四年觀書訓子不出門外知舊書疏往復亦稀丁丑閏三月 上因憫旱 命疏釋在累者取因案視之問李某罪名云何領相柳尚運對曰以主論爲罪而未必然且此人所遭與人異直以傷人害物罪之非所以原其情也 上命減等量移徙藍浦己卯赦還西塞絶遠風土異宜往者皆病而公容貌精神不少衰人服其有守辛巳正月十六日以疾卒享年五十六

是年葬星州之茶山贊成公兆下始公之竄湖中
士大夫素不識公者猶咨嗟歎息以爲賢宰相亾
矣丙戌冬 上特命還授職牒與公同時被譴者
衆而 恩命獨先及於公 上亦察其枉也公天
資雅粹通敏有器局而擩染父祖家學之傳又早
從當世賢師友如省齋許先生葛庵李先生皆所
交往而慕遊者故平生行己事君務盡義利公私
之辨而未嘗敢苟焉性本孝友凡所以順志敬養
者無不備至及議政公不幸遭橫禍而構枉之人
皆宮掖肺腑及盜時名而蠱主聰者勢炎熏爀不

可嚮邇然公日夜灑血號天痛心隱忍卒能感通神明回悟人主凡向之構枉者皆肆於市朝或竄於窮荒海濱遂暴至冤伸大讎以立孝於天地之間夫行莫大於孝親而孝莫難於復讎聖人蓋明言復讎之道以著於經然春秋以來數千歲能以孝稱者世常有人而其能復父之讎則不過一二數非其難而如是乎故　正宗大王嘗曰李某復讎齊襄公後一人也此可以見公矣始公之住榮川金錫胄密遣人伺公所爲公常杜門深處時戴平涼子手鉏菜畦錫胄頓足嘆曰吾無葬身之所

蓋公所蓄於心者其誠既如此故能使凶人自悔恨而卒成其志也公既經變故無意仕進然感激銜 恩奮起趨 朝數年間既伸報盡欲淩歸鄉里故 題主官祔廟之任皆陞秩階而輒辭不拜每赴 召卽謝還故前後六年立朝之日無幾也其立朝常以爲人主民臣之儀表而心術者又人主之本也心術不明則禮樂政刑皆不得其宜而無以爲天下儀表故其論治道勉君德未嘗不以治心謹獨爲本而以親賢納諫爲務罷軍賦之濫者以輔政事之不逮其莅郡治民必正已率物期

於解瘼無擾而民自安蠲租縮費戶食而口給之民不知水旱癘疫之爲災傷憂國奉公苞苴私謁未嘗及門也事太夫人謹必晨興衣冠先謁寢廟乃省太夫人飲膳必親閱之食已又察所食多少以爲常及小有不安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太夫人常患癘危甚公每晨夜沐浴禱北斗居家事必稟而後行祭祀盡誠敬齊潔危坐躳省滌牲及祭肅然如祖考之臨也在昌城時以家財付族人以奉先世祧主之無田者推親親之義以及疎遠一接以恩意竆之無歸者皆待以生叔母鄭夫人年

老益于生則養之致其[illegible]歿則喪之盡其禮[illegible]
聞公有名不壽公大傷痛雖久而語及輒流涕撫
其孤如己子獨察訪公晩相與處甚友及病癘親
斂視之比亾不少解遇人無貴賤飲以和賓客叩
門倒屣接之不以長貴有挾僕隸之微亦畏愛而
不敢欺也公素多病羸弱若不能言者及奏對
上前論說　經筵精辯風生人無出其右　上每
傾聽而稱講官第一屢長國子每試士整襟終日
言笑寡容儀肅然諸生相謂曰近歲國子先生儒
雅簡重無如李公者公從容溫和無疾言遽色雖

應接紛鬧意氣常安閒自如性喜儉朴身不近華
靡及變故來益貶損不自齒平人被服如寒士當
官出入不乘軒軺文章淸麗敏疾所著有拙構四
卷至如陰陽籌卜星曆數術一見輒了其奧亦有
所論述專門者皆推服以爲不及貞夫人李氏宗
姓戶曹佐郎　贈吏曹參判諱碩揆之女領議政
貞肅公號分沙諱聖求之孫吏曹判書　贈領議
政文簡公號芝峯諱睟光之曾孫母　贈貞夫人
驪興閔氏縣監聖復之女也夫人性易直寬和言
行以法度在家族大且貴旣嫁又尊顯未三十□

夫人詰常婉娩自卑不見驕色事皇姑貞敬夫人愉怡肅恭奉養不懈竟以康寧終遐年六親咸稱其孝年踰大耋猶以禮自律雖家人子姪必整裙裳而見少於公四歲後公三十六歲而卒壽八十八葬祔公二男世璨成均生員世璟執公喪過毁外除明年夭二女適姜楷參奉睦聖謙世璨娶張氏萬元女旅軒先生之玄孫朴氏倫之女趙氏世璨之女三娶各生一子長大中次裕中次處中一女趙氏出適金井東世璟娶南康濟女無子以裕中爲後楷二子必謹必勉進士一女權夏彦大中

二男長東陽次東茂出後裕中一女適洪若漢縣監以下多不盡錄公平生行治出處公之婿寄軒姜公旣爲之狀而特其文末敍論於公之大節有未盡者故輒因其文少潤色之以竢立言者采擇

六代孫懿秀敢撰

墓碣銘

國朝朋黨之禍酷於庚申大冢宰歸巖李公幷罹構枉厥惟冢子參判公忠格人主孝貫神明伸復讎大義致辟於讎人旣致辟矣不貪天以爲利後雖黨議翻覆彼刃我肉而不受其反可謂賢矣公

諱聃命字耳老生于 仁廟丙戌幼聰敏有至性
篤於孝友人賀相公有子年二十一中司馬二十
五擢 顯廟庚戌別試亞元爲不悅者擠之付成
均六年然後至 肅廟乙卯爲右史選弘文館由
副修撰爲修撰由副校理兼知製 敎爲校理又
陞爲副應敎再爲實錄郎廳出爲北評事不赴政
府檢詳舍人吏曹佐正郎兼學敎授諫院正言獻
納憲府持平執義戊午陞通政階連 除同副左
右副左右承旨間爲大司諫戶兵曹參議洪州牧
使庚申堅冉獄起黨人惎公父子剛直遂陷相公

謫楚山公解官從之俄復羅織卒致之禍危言詗
伺公者益急公歸葬流移湖嶺灑泣號天一日雖
人金錫胄使人覘公公方鉏草盡根使者歸言狀
錫胄頓足曰吾死無葬地矣癸亥 上思公 特
命收敘己巳 命復相公爵官公刑議以 名之
公前對涕泗被面訴鍛鍊哀冤狀首末 上再三
顧慼枉廷諸臣無不灑淅者於是一聽主獄者坐
之移左副陞右令拜全羅監司言者惜其出遂改
大司諫乞暇受相公致祭于鄉自後除副提學者
八階嘉善至嘉義拜工吏曹參判者各一都承旨

者二大司憲者三大司成者一累提舉備局兼
世子右副賓客慶尚監司者一左尹者一最後拜
禮曹參判者二常托以將母或以事乞暇在告者
十之七八至陞遷階如題主祔廟官皆避不居初
公在講筵眷眷爲上言謹幽獨防逸欲數引儒臣
講義理論治道以裨 聖德數奏郡邑弊政軍政
隳紊又諫以官屯賜公主者繼論已亥誤禮亂統
之罪請留許文正去國在諫院諫疏放之及於大
懲在憲府言治贓吏不如法者賦役罷舉之宜爲
吏郎以問事郎治妖僧處瓊獄覈其奸有能聲在

政院繳奏權大載權瑎李鳳徵李沃四竄及儒生
李后平設鞫之　命蓋　上怒許文正疏斥許相
積而四人及后平右文正而貳許相也洪公字遠
亦以言事忤旨公伸之罷其官轉牧洪州清簡律
己蘇息民隱旣而經歷時故進塗更闢爲都令因
需異率同僚啓陳寅畏修省之實嘗以副學乞歸
疏陳沿路灾傷仍言　殿下宜先正其心修擧政
事更願驗之精神心術之間必以合天心爲務及
南土飢荒朝廷議賑之難其人薦公爲監司公專
爲濟其捐瘠往往有不及稟　命者至明年畢賑

公已鬚髮盡白而民得全活然大臣不悅以市恩歸
怨白 上公上疏以爲民命急於朝夕而廟議緩
於旬月臣若事顧望善避嫌疑何以救 殿下之
赤子報 殿下之至意方伯爲任彈壓守令體貌
有別而加以迫切之辭慢罵之語臣安敢一刻苟
冒疏凡六上遞拜副學辭以親病交印徑歸大臣
謝之亦不赴再辭吏參在道苦懇者踰歲而時事
變時則甲戌四月也竄昌城丁丑內徙藍浦己卯
放還辛巳以疾卒享年五十六從葬祖考贊成公
于星州之癸山向卯原丙戌 上命還授職牒公

天資雅粹通敏有幹雖處煩劇意氣安閒至論事當否精辯風生有名當朝遭罹之後落然孤憤血冤糾笠帶鉏自齒於窮山老圃而能褫讎人而奪之魄以致天討無不如其志者大義畢伸趨嚮意絶常存低一頭退一步之戒自己巳至甲戌在朝之日無幾 聖王不終棄讎人殆悔禍則公之晚節尤可敬也公少師許文正先生聞義利之辨論息啓沃常在本原心術之地當官以恤隱固本爲務禍故以來常自損約不乘軒軺修祀事奉太夫人兢兢有法度事叔母如母宗族無依者視以爲

歸於書寓目貫穿文章精敏論事剴切發於章奏
書牘之間者可見也李氏本廣州始祖高麗遁村
先生諱集有寶文閣直提學諱之直觀察使諱禮
孫至諱光復僉正　贈參判生諱榮雨主簿　贈
判書嗣子諱道長應教　贈左贊成生諱元禎寔
公皇考大冢宰也　贈領議政初贊成生考諱潤
雨與判書爲從父昆弟官工曹參議號石潭師事
寒岡鄭先生爲高弟有立朝節行贊成及冢宰趾
其美四世銓郎三世堂史爲世所榮妣貞敬夫人
碧珍李氏承旨諱彥英女配貞夫人李氏宗姓佐

郎 贈參判諱碩揆女領議政貞肅公諱聖求孫
賢有度少公四歲後公三十六年卒葬同壙二男
世璣生員世璟二女姜楷參奉睦聖謙世璣三男
大中裕中處中一女金井東世璟以裕中後姜楷
二男必謹必勉進士曾玄以下不盡錄銘曰
匹夫之勇易爲孤臣之志難就惟公積慮金石可
透建天之義貫日之誠假我鈇鉞厥聲訇訇茲事
之偉匪適一日蓋始颺英不爽操術論事啓沃體
要是當羽儀王庭傾朝之望 上聖簡在斥逐不
忩故易爲功撣廓乾剛羣枉之忌亦職有以艱也

旣濟進可方軌志存謙挹息盡忠悃盡之維何培
根固本出典方岳抗議拯溺不撓之操可見陳歷
除數拜稀車轄旋脂時去禍來能不我戮朔風
勁雪有渙雷雨弩眼莫逞脫略俁俁終始大節無
斁於入鍾鼎之業刻此貞珉
上之九年癸卯立秋節通政大夫前行司諫院大司
諫知製　教柳致明謹撰

永思碑銘　承旨裵正徽

不佞幼則從故參判李公遊得瞷其持行貌溫而
識明律己以儉約絶無綺紈浮靡之習和易而有

守淡泊而不汙孝友根於稟賦敦睦不假修爲家政行焉親族懷焉及其立於　朝先公而後私竭忠而効力抑又植士流而扶儒術蔚然爲後進宗主其出按嶠南寬以施其惠敎以孚其化有可以利民行之堅勇屬當庚午大侵民乃飢餓皆札死徙充路公慈詳愷悌之德操仁民之術凡繫賑政刻意規畫隨凋隨霑如乳哺兒普濟羣生靡不周洽環一道赤子擧皆起死回生仰之若慈母活佛其有德於道民吁亦盛矣公歿後幾歲滐谷之人懷公之德愈久而不忘思所以形容其大德樹豐

碑于衢路遂相與來告曰公之澤洽于道民固不可一二計顧漆谷一邑又有偏蒙之澤漆谷爲邑介在窮峽間因城以設邑崖谷峻隘數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而軍粮糴糶之耗取什之一與平地諸邑等輸納之際嗷嗷之聲可哀公敷惠之餘慮及是弊 上聞而蠲減之民乃克變呻爲謠改愁爲樂得以安其居尤不容無紀述以寓沒世之思余曰指數當時人物公當爲首向使究厥施則贊襄治化必有大可觀而早罹敲撼中歲所樹立特其一斑晚益屯蹇而又不享其年惜哉若其

宣化于外字育黎庶乃其全體之一端至於減是耗以蘇息邑民亦其他政之末公之爲政不以其末而有所遺漏於此亦可見矣仁人之政其利博哉遂不辭而爲之銘李公諱聃命字耳老廣陵人累世位崇德厚爲世所稱豔銘曰

體具用該蓄厚施阜顧惟李公有學有守羽儀于朝九苞一角布政于外父敎母育惡歲敷仁雨露枯木養我老窮遂我幼弱惟耗之減惟弊之革靡德不周據一證百有屹斯石民寓其思石有時泐思無窮期

道儒通文 庚申正月祧埋時

伏以炳義卓行當世之所宗仰也建祠虔奉後學之所崇報也惟我靜齋李先生以光明俊偉之姿薰炙乎眘爺講磨乎葛翁踐履問學允爲斯文之宗匠而況一部義理無愧於春秋有光於霜日乎肆惟易簀之初卽自檜院發通請建尸祝之所而事故因循尚此未遑者非但子孫之所慨鬱而抑亦吾黨之責也今當祧埋之日鄉道之僉議更發另圖揭虔之擧玆於會席發文輪告伏願僉尊亟賜回音以爲克敦大事之地幸甚

東山齋回文

伏以五世之後遺澤不斬百年之下公議未泯惟
我從先祖靜齋先生卓行炳烈不但一門之模楷
允爲全嶺之袖領今當祧盡將事之日各派諸孫
齊會一席而亢有所追感不能已者竊寓羹牆之
慕將擧俎豆之儀而事鉅力緜措畫沒策實是吾
宗之所共慨惋處也合有一番文會爛商議確而
第念在家僉員必無異同於共尊之地故玆以書
告以此下諒千萬幸甚
庚申正月十六日東山齋會中福運九運驥運以

鎌以韶以伋以允以白以益以明以鉉基秀仁秀
林秀始秀瓚秀炯秀邁秀聃秀南秀炳秀祉秀夔
秀相牧相善相誠相鉉相喆相德相莘泰哲等

靜齋先生文集卷之八

昭和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刷
昭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行

著作兼發行者 慶尚北道漆谷郡倭館面倭館洞二四三ノ二
李絅鎭

印刷者 仝道 星州郡修倫面松溪洞十二番地
鄭來淳

印刷兼發行所 仝道 漆谷郡倭館面石田洞六六一番地
景巖齋